



涑水記聞卷第六

宋 司馬光

馮拯河南人其父爲趙韓王守第舍拯年少時韓王見之問此爲誰其父對曰某男也韓王奇其狀貌曰此子何不使之讀書其父遂使之就學數年舉進士韓王爲之延譽遂及第太宗時拯上言請立太子太宗怒謫之嶺南久之以右正言通判廣州事其同官爲太常博士署位常在拯下寇萊公素惡拯會覃恩拯遷虞部員外郎其同官遷屯田員外郎其同官以拯

素剛讓居其下萊公見奏狀怒下書詰之曰虞部署位乃在屯田之上于法何據趣以狀對于是拯密奏言寇準以私憾專抑挫臣呂端畏怯不敢與爭張洎又準所引用朝廷之事一決于準威福自任縱恣不公皆如此比上看一作省章奏大怒萊公由是出知襄州上又責讓呂端張洎二人皆頓首曰準在中書臣等備員而已眞宗卽位拯遂被用至宰相今上卽位發丁朱崖罪竄之南荒拯之力也拯無文學而性伉直自奉養奢靡官至侍郎聶之美云

种放以處士召見拜官眞宗待以殊禮名動海內後請歸終南山恃恩驕倨甚王嗣宗時知長安見通判以下羣拜謁放小俛垂手接之而已嗣宗內不平放召其諸姪至出拜嗣宗嗣宗坐受之放怒嗣宗曰向者通判以下拜君君扶之而已此白丁耳嗣宗狀元及第名位不輕胡爲不得坐受其拜放曰君以手搏狀元耳何足道也嗣宗怒遂上疏言放實空疏才識無以逾人專飾詐巧盜虛名陛下尊禮放擢爲顯官臣恐天下竊盜益長澆僞之風且陛下召魏野野閉門

避匿而放陰結權貴以自薦達因決擿言放陰事數
條上雖不之問而待放之意寢衰齊州進士李冠嘗
獻嗣宗詩曰終南處士聲名減邠土妖狐窟穴空

云

公

王嗣宗不信鬼神疾病家人爲之焚紙錢祈禱嗣宗聞

之笑曰何事鬼神敢向王嗣宗取枉法贓耶

魏舜卿

云

嗣宗性忌刻多與人相忤世傳嗣宗有恩讎簿已報者
則句之晚年交遊皆入讎簿

宋次道云

林特本廣南攝官以勤爲吏職又善以辭色承上接下
官至尙書三司使修昭應宮副使是時丁朱崖爲修
宮使時一日三見亦三拜之與吏卒語皆煦煦撫慰
之由是人皆樂爲盡力事無不齊集精力過人常通
夕坐而假寢未嘗解衣就枕

郝元規云

周王母章穆皇后也真宗在藩邸時生景德中從幸永
安還得疾薨時年十歲許章穆悲感成疾明年亦崩

宋次道云

李允則知雄州十八年初朝廷與契丹和親約不修河

北城隍允則欲展州城乃置銀器五百兩于城北神
祠中或曰城北孤迥請多以人守之允則不許數月
契丹數十騎盜取之允則大怒移牒涿州捕賊因且
急築其城契丹內慚不敢止也允則爲長吏于市中
下馬往富民家軍營與婦女笑語無所閒然富民犯
罪未嘗少寬假契丹中機密事動息皆知之當時邊
臣無有及者

董沔云

真宗不豫寇萊公與內侍省都知周懷政密言于上請
傳位皇太子自上稱太上皇上許之自皇后以下皆

不與知旣而月餘無所聞二月二日上幸後苑命後
宮挑生菜左右皆散去懷政伺上獨處密懷小刀至
上所涕泣言曰臣前言社稷大計陛下已許臣等而
月餘不決何也臣請剖心以明忠款因以刀劃其胷
僵仆于地流血淋漓上大驚因是疾作左右扶輿入
禁中皇后命收懷政下獄按問其狀又于宮中索得
萊公奏言傳位事乃命親軍校楊崇勳密告云寇準
周懷政等謀廢上立太子遂誅懷政而貶萊公

寇萊公之貶雷州也丁晉公遣使齎勅往授之以錦囊

貯劍揭于馬前既至萊公方與羣官宴飲驛使言狀
萊公遣羣官出迎之中使避不見入傳舍中久不聞
出問其所以來之故不答上下皆惶恐不知所爲萊
公神色自若使人謂之曰朝廷若賜準死願見勅書
中使不得已乃以勅示之萊公乃從錄事參軍借綠
衫著之短纜至膝拜受勅于庭升階復宴飲至暮而
罷

真宗晚年不豫嘗對宰相盛怒曰昨夜皇后以下皆云
蜀劉氏置朕于宮中眾知上眊亂誤言皆不應李迪

曰果如是何不以法治之良久上悟曰無是事也章
獻在幄下聞之由是惡迪初自給事中參知政事除
工部尙書平章事既而貶官十餘年歷諸侍郎景祐
初復以工部侍郎入相

陸子履云

宮美以鍛銀爲業納鄰倡婦劉氏爲妻善播鼗既而家
貧復售之張耆時爲襄王宮指使言于王得召入宮
大有寵王乳母秦國夫人性嚴整惡之固令王斥去
王不得已置于張耆家以銀五挺與之使築館居于
外徐使人請于秦國夫人乃許復召入宮美由是得

學海類編 卷之五 史參
爲開封府通判引宮給事三宮及王卽帝位劉氏爲美人以其無宗族更以美爲弟改姓劉云道樂久與張耆俱爲襄王宮指使故得詳耳

胡順之爲浮梁縣令民臧有金者素豪橫不肯出租畜犬數頭里正近其門輒噬之繞垣密植橘柚人不可入每歲里正常代之輸租前縣令不肯禁順之至官里正白其事順之怒曰汝輩嫉其富欲使之爲仇耳安有王民不肯輸租者耶第往督之及期里正白不能督順之乃使快手繼之又白不能又使押司錄事

繼之又白不能順之悵然曰然則此租必使令自督耶乃令里正聚藁自抵其居以藁塞門而焚之臧氏人皆逃逸順之悉令掩捕驅至縣其家男子年十六以上盡痛杖之乃召謂曰胡順之無道旣焚爾宅又杖爾父子兄弟爾可速詣府自訴矣臧氏皆懾服無敢詣府者自是臧氏租常爲一縣先府常遣教練使詣縣順之聞之曰是固欲來煩擾我也乃微使人隨之陰記其入驛舍及受驛吏供給之物旣至入謁色甚倨順之延與坐徐謂曰教練何官耶曰本州職員

耳曰應入驛乎教練使踧踖曰道中無邸店暫止驛中耳又曰應受驛吏供給乎曰道中無芻糧故受又曰應與命官坐乎教練使趨下謝罪順之乃收械繫獄置暗室中以糞環其側教練使不勝其苦因順之過獄呼曰令何不問我罪順之笑謝曰教練幸勿訝也今方多事未暇論也繫十日然後杖之二十教練使不服曰我職員也有罪當受杖於州順之笑曰教練使久爲職員殊不知法杖罪不送州也卒杖之自是府吏無敢擾縣者雖惡之然亦不能罪也後有青

州幕僚發麻氏罪破其家皆順之之力也真宗聞其名召至京師除著作佐郎洪州僉判順之爲人深刻無恩至洪州未幾病目惡明常以物帛包封乃能出若日光所爍則慘痛徹骨由是去官家于洪州專以無賴把持長短憑陵細民殖產至富後以覃恩遷秘書丞又上言得失章獻太后臨朝特遷太常博士又以覃恩遷屯田員外卒于洪州順之進士及第頗善

屬文

馮廣淵云

青州臨淄麻氏其先五代末嘗爲本州錄事參軍節度

學海類編 卷之六
使廣納貨賂皆令麻氏主之積至巨萬既而節度使
被召赴闕不及取而卒麻氏盡有其財由是富冠四
方 真宗景德初契丹寇澶淵其游兵至臨淄麻氏
率壯夫千餘人據堡自守鄉里賴之全濟者甚眾至
今基址尚存謂之麻氏寨虜退麻氏斂器械盡輸官
畱十二三以衛其家麻溫舒兄弟皆舉進士館閣美
官家既富饒宗族橫于齊有孤姪懦弱麻氏家長恐
分其財幽餓殺之事覺姜尊爲轉運使欲樹名聲因
索其家獲兵器及玉圖書小印因奏麻氏大富縱橫

臨淄齊人懾服私畜兵刻玉寶將圖不軌于是麻氏
或死或流子孫有官者皆貶奪籍沒家財不可勝紀

麻氏由是遂衰

孟翱云

真宗時京師民家子有與人鬪者其母追而呼之不止
母顛躓死而會疏決法官處其罪當笞上曰母呼不
止違犯教令當徒二年何謂笞也羣臣無不驚服

錫云

張

永興軍上言朱能得天書真宗自拜迎入宮孫奭知河
陽上疏切諫以爲天且無言安得有書天下皆知朱

學海類編 卷之六
能所爲惟上一人不知耳乞斬朱能以謝天下其辭有云得來惟自於朱能崇信只聞於陛下其質直如此上亦不責頃之朱能果敗

真宗將西祀龍圖閣待制孫奭上疏切諫以爲西祀有十不可陛下不過欲效秦皇漢武刻石誦德誇耀後世耳其辭有云昔秦多徭役而劉項起于徒中唐不恤民而黃巢因于飢歲今陛下好行幸數賦斂安知天下無劉項黃巢乎上乃自製辨疑論以解之仍遣中使慰諭馬奭子瑜字叔禮云其表千餘言叔禮能以誦之予從求其本再三不肯出也

景德初契丹入寇是時寇準畢士安爲相士安以疾畱京師準從車駕幸澶淵王欽若陰言於上請幸金陵以避其銳陳堯叟請幸蜀上以問準時欽若堯叟在旁準心知二人所爲陽爲不知曰誰爲陛下畫此策者罪可斬也今虜勢憑陵陛下當率勵眾心進前禦敵以衛社稷柰何欲委棄宗廟遠之楚蜀耶且以今日之勢鑿輿回軫一步則萬眾雲集楚蜀可得至耶上乃止二人由是怨準上在澶淵南殿前都指揮使高瓊固請幸河北曰陛下不幸北城北城百姓如喪

學海類編 卷之六
考妣馮拯在旁呵之曰何得無禮瓊怒曰君以文章
爲二府大臣今虜騎充斥如此猶責瓊無禮君何不
賦一詩以退虜耶上乃幸北城至浮橋猶駐輦不進
瓊以所執搥筆輦夫背曰何不亟行今已至此尙何
疑焉上乃命進輦既至登北城門樓張黃龍旗城下
將士皆呼萬歲氣勢百倍會虜大將撻覽中弩死虜
眾遂退他日上命寇準召瓊詣中書戒之曰卿本武
臣勿強學儒士作經書語也

寇準從車駕在澶淵每夕與楊億痛飲謳歌諧謔喧譁

常達旦上使人覘知之喜曰得渠如此吾何憂矣虜
兵既退來求和親詔劉仁範往議之仁範以疾辭乃
命曹利用代之利用與之約歲給金繒二十萬虜嫌
其少利用復還奏之上曰百萬以下皆許也利用辭
去準召利用至幄次與語曰雖有勅旨汝往所許毋
得過三十萬過則勿見準準將斬汝利用至虜帳果
以三十萬成約而還車駕還自澶淵畢士安迎于半
道既入京師士安罷相寇準代爲首相以澶淵之功
待準至厚羣臣無以爲比數稱其功王欽若疾之久

學海類編 卷之六
之數承閒言于上曰澶淵之役準以陛下爲孤注與虜博耳苟非勝虜則爲虜所勝非爲陛下萬全計也且城下之盟古人恥之今虜眾悖逆侵逼畿甸準爲宰相不能殄滅兇醜卒爲城下之盟以免又足稱乎上由是寢疏之

王旦疾久不愈上命肩輿入禁中使其子雍與直省吏扶之見于延和殿勞勉數四因命曰卿今疾亟萬一有不諱使朕以天下之事付之誰乎旦謝曰知臣莫若君惟明主擇之再三問不對上曰張詠如何不對

又曰馬亮如何不對上曰試以卿意言之旦強起舉笏曰以臣之愚莫若寇準上憮然有閒曰準性剛褊卿更思其次旦曰他人臣所不知也臣病困不任久侍遂辭退旦薨歲餘上卒用準爲相直省吏今尙存親爲元震言之前數事皆元震聞其先所言也震先人爲侍省都知 右皆藍元震云

眞宗晚年不豫寇準得罪丁謂李迪同爲相以其事進呈上命除準小處知州謂遂署其紙尾曰奉聖旨除遠小處知州迪曰曷者聖旨無遠字謂曰與君面奉

德音君欲擅改聖旨以庇準耶由是二人鬪鬩更相
論奏上命翰林學士錢惟演草制罷謂政事惟演遂
出迪而畱謂外人先聞其事制出無不愕然上亦不
復省也 元震及李子儀云

真宗時王文正旦爲相賓客雖滿座無敢以私干之者
既退旦察其可與言者及素知名者使吏問其居處
數月之後召與語從容久之詢訪四方利病或使疏
其所言而獻之觀其才之所長密籍記其名他日其
人復來則謝絕不復見也每有差除旦先密疏三四

人姓名請于上上所用者輒以筆點其首同列皆莫
之知明日于堂中議其事同列爭欲有所引用旦曰
當用某人同列爭之莫能得反奏入未嘗不獲可同
列雖疾之莫能閒也丁謂數毀旦于上上益親厚之
曹瑋久在秦州累求代上問旦誰可代瑋者旦薦樞
密直學士李及上卽以及知秦州眾議皆謂及雖謹
厚有行非守邊之臣不足以繼瑋楊億以眾言告旦
不答及至秦州將吏心亦輕之會有屯駐禁兵白晝
奪婦人銀釵于市中吏執以聞及方坐觀書召之使

學海類編 卷六
前略加詰問其人服罪及不復下吏亟命斬之觀書如故將吏皆驚不日聲譽達于京師億聞之復見旦具道其事謂旦曰向者相公初用及外廷之議謂及不勝其任及今材器乃如此信乎相公知人之明也旦笑曰外廷之議何其易得也夫以禁軍戍邊白晝爲盜于市主將斬之事之常也烏足以爲異政乎旦之用及者其意非爲此也夫以曹瑋知秦州七年羌人讐服邊境之事瑋處之已盡其宜矣使他人往必矜其聰明多所變置敗壞瑋之成績旦所以用及者

但以及重厚必能謹守瑋之規模而已矣億由是益

服旦之識度

張宗益云

真宗旣與契丹和親王文正曰問于李文靖沆曰和親何如文靖曰善則善矣然邊患旣息恐人主漸生侈心耳文正亦未以爲然及真宗晚年多事巡遊大修宮觀文正乃潛嘆曰李分可謂有先知之明矣

傳欽文云

蘇子容曰王冀公旣以城下之盟短寇萊公於真宗真宗曰然則如何可以洗此恥冀公曰今國家欲以力

服契丹所未能也戎狄之性畏天而信鬼神今不若
盛爲符瑞引天命以自重戎狄聞之庶幾不敢輕中
國上疑未決因幸秘閣見杜鎬問之曰卿博通墳典
所謂河圖洛書者果有之乎鎬曰此蓋聖人神道設
教耳上遂決冀公之策作天書等事故世言符瑞之
事始于冀公成于杜鎬云晚年王燒金以幻術寵貴
京師妖妄繁熾遂有席帽精事閭里驚擾嚴刑禁之
而止

陳恕爲三司使上命其以中外錢糧大數以聞恕諾而

不進久之上屢趣之恕終不進上命執政詰之恕曰
天子富于春秋若知府庫之充羨恐生侈心是以不
敢進上聞而善之

元忠云

太宗疾大漸李太后與宣政使王繼恩忌太子英明陰
與參知政事李昌齡殿前都指揮使李繼勳知制誥
胡旦謀立潞王元佐太宗崩太后使繼恩召宰相呂
端端知有變鎖繼恩于閣內使人守之而入太后謂
曰宮車已晏駕立嗣以長順也今將何如端曰先帝
立太子正爲今日今始棄天下安可遽違先帝之命

更有異議乃迎太子立之尋以繼勳爲使相赴陳州
本鎮昌齡爲忠武行軍司馬繼恩爲右監門衛將軍
均州安置胡旦除名流潯州

楊樂道云

真宗既於大行樞前卽位垂簾引見羣臣宰相呂端于
殿下平立不拜捲簾升殿審視然後降階率羣臣拜

呼萬歲

祖擇之鄭毅夫云

真宗嘗謂李宗諤曰聞卿能敦睦宗族不損家聲朕今
保守祖宗基業亦猶卿之治家也

真宗初卽位以工部侍郎郭贄知天雄軍郭贄辭訴不
肯赴職上不許贄退上以問宰相對曰近例亦有已
拜而復畱不行者上曰朕初卽位命贄爲大藩而不
行後何以使羣臣卒遣之

石熙政知甯州上言昨清遠軍失守蓋朝廷素不畱意
因請兵三五萬真宗曰西邊事吾未嘗敢忘之蓋熙
政遠不知耳周瑩等曰清遠失守將帥不才也而熙
政敢如此不遜必罪之上曰羣臣敢言者亦甚難得
苟其言可用用之不可置之若必加罪後誰敢言者
因賜詔書褒嘉焉

真宗東封還羣臣獻歌頌稱贊功德者相繼惟進士孫籍獻言封禪帝王之盛事然願陛下慎于盈成不可遂自滿假上善其言卽召試中書賜同進士出身秦國長公主嘗爲子六宅使世隆求正刺使真宗曰正刺使係朝廷公議不可魯國長公主爲翰林醫官使趙自庀求尙良使兼醫官院事上謂王繼英曰雍王元份亦嘗爲自庀求遙郡朕以遙郡非醫官所領此固不可也駙馬都尉石保吉自求見上言僕夫盜財乞特加重罪上曰有司自有常法豈肯以卿故亂天

下法也又請于私第決罰亦不許

真宗卽位每旦御前殿中書樞密院三司開封府審刑院及請對官以次奏事辰後入宮上食少時出坐後殿閱武事至日中罷夜則詔侍讀學士詢問政事或至夜分還宮其後率以爲常

真宗嘗讀易召大理評事馮元講泰卦元曰泰者天氣下降地氣上騰然後天地交泰亦猶君意接于下下情達于上無有壅蔽則君臣道通向若天地不交則萬物失宜上下不通則國家不治上大悅賜元緋衣

真宗重禮杜鎬鎬直龍圖閣上嘗因沐浴罷飲上尊酒封其餘遣使賜鎬于閣下鎬素不飲得賜喜飲之至盡因動舊疾忽僵不知人上聞之驚步行至閣下自調藥飲之仍詔其子津入侍疾少頃鎬蘇稍見至尊在欲起上撫令臥鎬疾平然後入宮方鎬疾亟時上深自咎責以爲由己賜酒致鎬疾也

种放隱于終南山豹林谷講誦經籍門人甚眾太宗聞其名召之放辭以母老不至詔每節給錢物供養其母咸平元年母卒真宗賜錢二十萬帛三十疋米三

十斛以葬明年復賜錢五萬詔本府禮遣亦辭疾不至五年又遣供奉官珪齎詔至山召之仍賜錢十萬絹百疋放應命至闕上喜見放便殿賜坐與語卽坐拜司諫直昭文館賜居第什器御廚給膳明年放上表請歸山上令暫歸三兩月復來赴闕因拜起居舍人宴餞於龍圖閣上賦詩送之命羣臣皆送景德三年遷右諫議大夫祥符元年遷給事中從祀汾陰拜工部侍郎

真宗祀汾陰召河中府處士李瀆劉巽巽拜大理評事

致仕乃賜緋瀆以疾辭又召華山鄭隱敷永李甯對
於行宮隱賜號正晦先生又召陝州魏野亦辭疾不
應命 右皆出聖政錄

先朝命郭后

真宗后
諡章穆

觀奉宸庫后辭曰奉宸國之寶庫

非婦人所當入陛下欲惠賜六宮願量頒之不敢奉

詔上爲之止

李貴云

涑水記聞卷第六終

涑水記聞卷第七

宋

司馬光

樞密直學士張詠知益州有巡檢所領龍猛軍人潰爲
羣盜龍猛軍者本皆募羣盜不可制者充之標悍善
鬪連入數州俘掠而去蜀人大恐詠一日召鈴轄以
州事委之愕然請其故詠曰今盜勢如此而鈴轄晏
然安坐無討賊心是欲令詠自行也鈴轄宜攝州事
詠將出討之鈴轄驚曰某行矣詠曰何時曰卽今詠
領左右張酒具于城西門上曰鈴轄將出吾今餞之

學海類編
卷第七
史參

鈴轄不得已勒兵出城與飲于樓上酒數行鈴轄曰
某願有謁于公詠曰何也曰某所求兵糧願皆應付
詠曰諾老夫亦有謁于鈴轄曰何也詠曰鈴轄今往
必滅賊若無功而退必斷頭于此樓之下矣鈴轄震
慄而去既而與賊戰果敗士眾皆退還走幾十里鈴
轄召其將校告之曰觀此翁所爲真斬我不爲異也
遂復進力戰大破之賊遂平

公云

張詠時有僧行止不明有司執之以白詠詠熟視判其
牒曰勘殺人賊既而案問果一民也與僧同行于道

中殺僧取其祠部戒牒三衣因自披剃爲僧僚屬問
詠何以知之詠曰吾見其額上猶有繫巾痕也

王勝之云

真宗造玉清昭應宮張詠上言不審造宮觀竭天下之
財傷生民之命此皆賊臣丁謂誑惑陛下乞斬丁謂
頭置于國門以謝天下然後斬詠頭置于丁謂之門
以謝丁謂上亦不罪焉

不記所傳

真宗判開封府楊礪爲府寮及登儲貳因爲東宮官卽
位爲樞密副使病甚真宗幸其第問疾所居在隘巷

中輦不能進左右請還上不許因降輦步至其第存
勞甚至

原叔云

楊礪太祖建隆初狀元及第在開封府真宗問礪何年
及第礪唯唯不對真宗退問左右然後知之自悔失
問礪不以科名自伐由是重之

真宗知開封府李應機知咸平縣府遣散從以帖下縣
有所追捕散從恃勢謹呼於縣廷應機怒曰汝所事
者王也我所事者王之父也父之人可以笞子之人
汝乃敢如此杖之二十散從走歸具道其語泣訴於

王王不答而默記其名嘉其諒直及卽帝位擢應機
通判益州事召之登殿謂之曰朕方以西蜀爲憂故
除卿此官委以蜀事此未足爲大任卿行第勉之有
便宜事密疏以聞應機至州未幾有走馬入奏事前
一日知州置酒餞之應機故稱疾不會走馬心已不
平及暮應機又使人謂走馬曰應機有密疏欲附走
馬入奏明日未可行也走馬不知其受上旨愈怒強
應之曰諾明日走馬使人詣應機曰某治裝已畢且
行矣願得所齎文疏應機曰某之疏不可使人傳也

當自來受之走馬雖怒其意欲積其驕橫之狀具奏于上乃詣應機解舍受其疏以行既至陞殿上迎問曰李應機無恙乎有疏來否走馬愕然失據卽對曰有因探其懷出之上周覽稱善數四因問應機在蜀治行何如走馬踧踖轉辭更稱譽之上曰汝還語應機凡所言事皆善已施行矣更有意見盡當以聞蜀中無事行召卿矣頃之召入遷擢數歲中至顯官應機爲吏強敏而貪財多權詐其後上亦察其人淺疏之

李公達云

景德初契丹寇澶州樞密使陳堯叟奏請江河皆撤去浮橋舟船皆收南岸勅下河陽陝府河中府如其奏百姓大驚擾監察御史王濟知河中府獨不肯撤封還勅書且奏以爲不可陝州通判張稷時以公事在外州中已撤浮橋稷還聞河中府不撤乃復修寇相時在中書由是知此二人明年召濟爲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方且進用濟性鯁直眾多嫌之及寇相出濟遂以郎中知杭州徙知洪州而卒稷亦徙爲三司判官轉運使

公云

景德初契丹犯河北王欽若鎮府有兵十萬餘契丹將至城中惶遽欽若與諸將探符守諸門閣門使孫全照曰全照將家子請不探符諸官自擇便利處所不肯當者某請當之既而莫肯守北門者乃以全照付之欽若亦自分守南門全照曰不可參政主帥號令所出謀畫所決北門至南門二十里請復待報必失機會不如居中央府署保固腹心處分四面則大善欽若從之全照素教蓄每地分弩手皆執朱漆弩射人馬洞徹重甲隨所指揮用無不勝于是大開北門

下釣橋以待之契丹素畏其名皆環過攻東門良久捨之急趨故城是夜月黑契丹自故城潛師復過魏府伏兵斷其後魏兵不能進退全照請于欽若曰若亡此兵是無魏也北門不足守全照請救之欽若許之全照率麾下出南門力戰殺傷契丹後兵略盡魏乃復存

董照云

寇萊公少時不修小節頗愛飛鷹走狗太夫人性嚴嘗不勝怒舉秤錘投之中足流血由是折節從學及貴母已亡捫其痕輒哭

楚楷云

學海類編 卷第七
景德中虜犯澶淵天子親征樞密使陳堯叟王欽若密
奏宜幸金陵以避其鋒是時乘輿在河上行宮召寇
準入謀事準將入聞內中人謂上曰羣臣欲將兵何
之耶何不速還京師準入見上以金陵謀問之準曰
羣臣怯懦無知不異于向者婦人之言今胡虜迫近
四方危心陛下惟可進尺不可退寸河北將士旦夕
望陛下至氣勢百倍今若陛下回鑾數步則四方瓦
解虜乘其勢金陵可得至耶上善其計乃北渡河
云

丁寇異趨不協久矣寇爲樞密使曹利用爲副使寇以
其武人輕之議事有不合者萊公輒曰君一夫耳豈
解此國家大體鄆公由是銜之真宗將立劉后萊公
及王旦向敏中皆諫以爲出于側微不可劉氏宗人
橫于蜀中奪民鹽井上以后欲捨其罪萊公固請必
行其罪是時上已不能記覽政事多宮中所決丁相
知曹寇不平遂與鄆公合謀罷萊公政事除太子少
傅上初不知歲餘忽問左右曰吾目中久不見寇準
何也左右亦莫敢言上崩太后稱制萊公貶雷州是

學海類編 卷之六
歲丁相亦獲罪

公云

張齊賢爲布衣時倜儻有大度孤貧落魄常舍道上逆旅有羣盜十餘人會食于逆旅之間居人皆惶恐竄匿齊賢徑前揖之曰賤子貧困欲就諸大夫求一醉飽可乎盜喜曰秀才乃肯自屈何不可者顧吾輩麤疏恐爲秀才笑耳卽延之坐齊賢曰盜者非齷齪兒所能爲也皆世之英雄耳僕亦慷慨士諸君又何閒焉乃取大盃滿酌飲之一舉而盡如是者三又取豚肩以指分爲數段而啗之勢若狼虎羣盜視之愕眙

皆咨嗟曰眞宰相器也不然何能不拘小節如此也他日宰執天下當念吾曹皆不得已而爲盜耳願早自結納競以金帛遺之齊賢皆受不讓重負而還

張齊賢眞宗時爲相戚里有爭分財不均者更相訴訟又因入宮自理于上前更十餘日不能斷齊賢曰是非臺府所能決也臣請自治之上許之齊賢坐相府召諸訟者曰汝非以彼所分財少乎皆曰然卽命各供狀結實乃召兩吏趣從其家令甲家入乙舍乙家入甲舍貨財皆按堵如故分書則交易之訟者乃止

明日奏上大悅曰朕固知非君莫能定者

張昭孫云

長安多仕族子弟恃廕縱橫二千石鮮能治之者陳堯咨知府有李太監者堯咨舊交其子尤爲強暴一日以事自致公府堯咨問其父兄宦遊何方得安信否語言勤至旣而讓曰汝不肖亡賴如是我不能與汝言官法又不能及汝恃贖刑無復恥耳我與爾父兄善義猶骨肉當代汝父兄訓之乃引於便坐手自杖之數十下由是子弟亡賴者皆惕息然其用刑過酷有博戲者杖之桎梏列于市置死馬于其傍腐臭氣

中瘡皆死後來者係于先死者之足其殘忍如此

董昭云

眞宗時王欽若善承人主意上望見輒悅之每拜一官中謝日輒問曰除此官且可意否其寵遇如此欽若爲人陰險多詐善以巧譎中人人莫之悟與王旦同爲相翰林學士李宗諤有時名旦善視之旦欲引參政事以告欽若欽若曰善旦曰當以白上宗諤家貧祿廩不足以給婚嫁旦前後資借之凡千餘緡欽若知之故事參知政事中謝日所賜物近三千緡欽若

因密奏宗諤負王旦私錢不能償旦欲引宗諤參知政事得賜物以償己債非爲國擇賢也明日旦果以宗諤名薦于上上作色不許其權譎皆此類後罷相爲資政殿學士故事雜學士竝在翰林學士下及欽若入朝上見其位在李宗諤下怪之以問左右左右以故事對上卽除欽若資政殿大學士位在翰林學士上資政殿大學士自此始初欽若與丁謂善援引至兩府及謂得志稍叛欽若欽若憾之及立皇太子以當時兩府領少師少傅少保召欽若于外爲太子

遺忘丁謂方用事尋有詔欽若以太子太保歸班欽若袖詔書曰上命臣以歸班不識詔旨所謂上畱其詔改除司空資政殿大學士頃之欽若宴見上問卿何故不如中書對曰臣不爲宰相安敢之中書上顧都知送欽若詣中書視事欽若旣出使都知奏以無白麻不敢奉詔因歸私第上命中書降麻丁謂因除欽若節度使同平章事西京畱守上旦問降麻丁謂知寤也久之丁謂密使人謂欽若曰

上必不訝也欽若信之卽上

學海類編 卷之九
表請覲未反亟畱府事委僚屬而入朝謂因責以擅
委符印詣闕無人臣禮下詔貶司農卿南京分司會
今上卽位丁謂敗章獻太后以欽若先朝寵臣復起
知昇州自昇州召還至北京大臣始知之旣至復爲
相然欽若不復大用事如眞宗時矣未幾有朝士自
外方以寄遺欽若爲人所知欽若因自發其事太后
由是解體頃之薨于位諡曰文穆無子養族人爲後
欲若方用事時四方饋遺不可勝紀其家金帛圖書
奇玩富于丁謂爲天火所焚一朝殆盡 辛若渝云

王文穆爲人雖深刻然其人智略士也澶淵之役文穆
鎮天雄契丹旣退王親軍率大兵嚮魏府魏府鈐轄
懼欲閉城拒之文穆曰不可若果如此則積嫌遂形
是成其叛心也乃命于城外十里結綵棚以待之至
則迎勞歡宴飲酒連日旣罷其所統軍皆已分散諸
道矣親軍皆不知焉康定初河亭上遇一朝士縷服
者言之

王欽若爲翰林學士與比部員外郎直集賢院修起居
注洪湛同知貢舉湛後差入貢院時諸科已試第六

學海類編卷之二十一
史參
塲是時法禁尙疏欽若奴祁睿得出入貢院欽若妻
受一舉人賂書睿掌以姓名語欽若皆奏名有濟源
經科因一僧許賂欽若銀十錠既入六錠餘負而不
歸僧往索之因喧鬧事發下御史臺鞫案事方紛紜
眞宗擢欽若參知政事中丞趙昌言以獄辭聞收欽
若下臺對辨上雖知其事終不許曰朕待欽若至厚
欽若欲銀當就朕求之何苦受舉人賂耶且欽若纔
登兩府豈可遽令下吏乎昌言爭不能得湛乃獨承
其罪詔免死罪杖背免刺面配嶺南牢城湛家貧每

會客從同僚梁顥借銀器是時適在其家沒以爲贓
欽若內亦自愧其後擢湛子鼎爲官以報之眞宗晚
年欽若恩遇寢衰人有言其受金者欽若于上前辨
白乞下御史臺覈實上不悅曰國家置御史臺固欲
爲人辨虛實耳欽若惶恐因求出藩乃命知杭州
子容云

王欽若爲亳州判官監會亭倉天久雨倉司以穀溼不
爲受納民自遠方來輸租者食穀且盡不能得輸欽
若悉命輸之倉秦請不拘年次先支溼穀不至朽敗

學海類編 卷之
奏至太宗大喜手詔答許之因識其名秩滿入見擢
爲朝官眞宗卽位欽若首乞免放欠負由是大被知
遇以至作相天聖初契丹遣使請借塞內地牧馬朝
廷疑惑不知所答欽若方病在家章獻太后命肩輿
入殿中問之欽若曰不與則示怯不如與之太后曰
夷狄豺狼奈何延之塞內欽若曰虜以虛言相恐赫
耳未必敢來宜密詔曹瑋使奏乞整頓士馬以備非
常太后從之契丹果不入塞地瑋時知定州 董沔云
太宗時大臣得罪者貶謫無所假貸制辭極言詆之未

幾思其才輒復進用眞宗重于進退大臣制辭亦加
審慎向敏中爲相典故薛居正宅居正子婦柴氏上
書訟敏中典宅虧價且言敏中欲娶己己不許上面
問敏中對曰臣自喪妻以來未嘗謀及再娶旣而上
聞其欲娶王承衍女弟責其不實罷相歸班其麻辭
曰翌贊之功未著廉潔之操蔑聞又曰朕選用不明
縉紳興誚議者以敏中爲終身擯棄不復用矣是時
凡舊相出鎮者多不以吏事爲意寇萊公雖有重名
所至之處終日遊宴所愛伶人或付與富室輒厚有

學海類編 三
所得然人皆樂與之處終日不以爲非也張齊賢倜儻任情獲刦盜或時縱遣之所至著稱上曰大臣出臨方面惟向敏中盡心于民事耳于是有復用之意會夏州李繼遷末年兵敗被傷爲潘羅支所射自度孤危且死屬其子德明必歸朝廷曰一表不聽則再請雖累百表不得請勿止也繼遷死德明納款上亦欲息兵乃自永興徙敏中知延州受其降事畢徙知汝南府東封西祀皆以敏中爲東京畱守西祀還遂復爲相薨相位

向相在西京有僧暮過邨民家求寄止主人不許僧求寢于門外車箱中許之夜半有盜入其家自牆上挾一婦人并囊衣而出僧適不寐見之自念不爲主人所納而強求宿而主人亡其婦及財明日必執我詣縣矣因夜亡去不敢循故道走荒草中忽墜智井則婦人已爲人所殺先在其中矣明日主人搜訪亡僧并婦尸得之井中執以詣縣掠治僧自誣云與子婦姦誘與俱亡恐爲人所得因殺之投井中暮夜不覺失足亦墮其中賊在井旁亡失不知何人所取獄成

詣府府皆不以爲疑獨敏中以賊不獲爲疑引僧詰問數四僧服罪但言某前生當負此人死無可辨者敏中問之僧乃以實對敏中因密使吏訪其賊吏食于邨店店嫗聞其自府中來不知其吏也問之曰僧某者其獄如何吏給之曰昨日已笞死于市矣嫗歎息曰今若獲賊何如吏曰府已誤決此獄矣雖獲罪亦不敢問也嫗曰然則言之無傷矣婦人者乃此邨中少年某甲之所殺也吏曰某人安在嫗指示其舍吏就舍中掩捕獲之案問心服并得其贓一府咸以

爲神

始平公云

王旦字子明大名人祖徹進士及第官至左拾遺父祐以文學介直知名知制誥二十餘年官至兵部侍郎風鑑精審旦少時祐嘗明以語人謂旦必至公輔手植三槐於庭以識之旦自幼聰悟寬裕清粹太平興國中一舉登進士第除大理評事知岳州平江縣事徙監潭州酒稅知州事何承矩薦其才行太宗詔除著作郎時方興文學修三館建秘閣購文籍旦以選與校正遭父喪趣出供職端拱中通判鄭州事月餘

徙濠州遭母喪去詔復故任淳化初以殿中丞直史館明年除右正言知制誥四年同判吏部流內銓知考課院會妻父趙昌言參知政事旦上奏以知制誥中書屬官引唐獨孤郁避權德輿事固求解職上嘉許之以禮部郎中充集賢院修撰掌銓課如故逾年昌言罷政事旦即日復知制誥依前修撰仍賜金紫逮真宗卽位除中書舍人數月召入翰林爲學士尋知審官院兼通進銀臺司咸平三年權知貢舉鎖宿旬日就拜給事中同知樞密院事明年遷工部侍郎

參知政事景德初契丹入寇從車駕幸澶淵時鄆王畱守京師暴得心疾詔旦權東京畱守事乘傳而歸聽以便宜從事三年以工部尙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明年車駕幸永安以旦爲朝拜諸陵大禮使及還監修國史大中祥符元年天書降以旦爲封禪大禮使又爲天書儀衛使從登封泰山遷中書侍郎兼刑部尙書同平章事受詔作封禪壇頌遷兵部尙書同平章事及祀汾陰以旦爲汾陰大禮使還遷左僕射同平章事受詔作汾陰祠壇頌上更

學海類編
欲遷旦官旦瀝懇固辭乃止加昭文館大學士及增
加功臣而已及聖祖降臨又加門下侍郎玉清昭應
宮成以旦爲玉清昭應宮使鑄銅像成以旦爲迎奉
聖像大禮使寶符閣成又爲天書刻玉使車駕幸亳
以旦爲奉祀大禮使上以兗州壽丘爲聖母降生之
地于是處建景靈宮以旦爲朝修使宮成拜司空國
史成進拜司徒天禧元年進拜太保同平章事聖祖
上尊號以旦爲太極觀奉天寶冊使旦在政府十有
八年以疾辭累章不許及自兗州還懇請備至乃詔

冊封太尉兼侍中五日一赴起居因入中書遇軍國
有重事不以時日竝入參決旦聞之惶恐拜章乞寢
恩至闔門候命乃止增加封邑而優假之數卒如前
詔旣而疾甚求對便座扶以升殿上見其癯瘠惻然
許之旦退復上奏明日冊拜太尉依前玉清昭應宮
使罷知政事特給宰臣月俸之半仍令禮官草具尚
書省都堂署事之儀未及行其年九月己酉薨贈太
師尚書令諡文正上出次發哀羣臣奉慰擢其弟度
支員外郎子大理評事睦爲衛尉寺丞兄子大理寺

丞質爲大理寺丞外孫韓綱蘇舜元范禧竝同學究出身子素弟子徽俱未官素補太常寺太祝徽秘書省校書郎初旦與錢若水同直史館知制誥有僧善相謂若水曰王舍人他日位極人臣富貴無與爲比若水曰王舍人面偏而喉有骨高如何其貴也僧曰作相之後面當自正喉骨高者主自奉養薄耳後果如其言旦以寬厚清約爲相幾二十年遭時承平人主寵遇至厚公廉自守中外至今稱之事寡嫂謹撫弟妹恩祿賜所得與宗族共之家事悉委其弟旭一無所問遇恩蔭補徧于羣從身沒之日諸子猶有褐衣者性好釋氏臨終遺命鬚髮著僧衣棺中勿藏金玉用茶毗火葬法作卵塔而不爲墳其子弟不忍但置僧衣于棺中不藏金玉而已

眞宗時馬知節林崇訓皆以檢校官簽書樞密院事知節爲人質直眞宗東封泰山車駕發京師上及從官皆蔬食封禪禮畢上問宰臣王旦等曰卿等久食蔬不易旦等皆再拜知節言蔬食者惟陛下一人而已王旦等在道中與臣同次舍無不私食肉者又顧旦

等曰知節言是否日再拜曰誠如知節言

鄧言吉云

涑水記聞卷第七終

涑水記聞卷第八

宋

司馬光

王化基爲人寬厚嘗知棗州與僚佐同坐有卒過庭下
爲化基誓而不及幕職僚佐退召其卒答之化基聞
之笑曰我不知欲得一誓如此之重也鄉或知之化
基無用此誓當以與之人皆服其雅量官至參知政
事禮部尙書諡曰惠獻子舉正有父風官亦至參知
政事禮部尙書諡曰安簡

馮廣淵云

李文定公迪罷陝西都運使還朝是時眞宗方議東封

西祀修太平事業知秦州曹瑋奏羌人潛謀入寇請大益兵爲備上大怒以瑋虛張虜勢恐喝朝廷以迪新自陝西還召見示以瑋奏問其虛實欲斬瑋以戒妄言者文定從容奏曰瑋武人遠在邊鄙不知朝廷事體輒有奏陳不足深罪臣前任陝西觀邊將才略無能出瑋之右者他日必能爲國家建功立事若以此加罪臣爲陛下惜之上意稍解迪因奏曰瑋良將必不妄言所請之兵亦不可不少副其請臣觀陛下意但不欲從都門出兵耳秦之旁郡兵甚多可發以

戍秦臣在陝西籍諸州兵數爲小冊嘗置鞞囊中以自隨今未敢以進上趣取閱之曰以某州兵若干戍秦州卿卽傳詔樞密遣之旣而虜果大入寇瑋迎擊大破之遂開山外之地奏到上喜謂迪曰山外之捷卿之功也及上將立章獻后迪爲學士屢上疏諫以章獻起于寒微不可母天下由是章獻深銜之周懷政之誅上怒甚欲責及太子羣臣莫敢言迪爲參知政事候上怒稍解從容奏曰陛下有幾子乃欲爲此計上大悟由是獨誅懷政等而東宮不動搖迪之力

學海類編 卷八
也及爲相真宗已不豫丁謂與迪同奏事退旣下殿
謂矯書聖語欲爲林特遷官迪不勝忿與謂爭辯引
手板欲擊謂謂走獲免因更相論奏詔二人俱罷相
迪知鄆州明日謂復畱爲相迪至鄆且半歲真宗晏
駕迪貶衡州團練副使謂使侍禁王仲宣押迪知衡
州仲宣至鄆州見通判已下而不見迪迪惶恐以刃
自剄人救得免仲宣凌侮迫脅無所不至人往見迪
輒籍其名或饋之食畱至潰腐棄捐不與迪客鄧餘
怒曰豎子欲殺我公以媚丁謂耶鄧餘不畏死汝殺

我公我必殺汝從迪至衡州不離左右仲宣頗憚之
迪由是得全至衡州歲餘遷秘書知舒州章獻太后
崩迪時以尙書右丞知河陽今上卽位召詣京師加
資政殿大學士數日復爲相迪自以爲受不世之遇
盡心輔佐知無不爲呂夷簡忌之潛短之於上歲餘
罷相出知某州迪謂人曰迪不自量恃聖主之知自
以爲宋璟而以呂爲姚崇而不知其待我乃如是也
文定子及之云

真宗乳母劉氏號秦國延壽保聖夫人言惟寬宗族近

皇清類編 卷之三
三
史參
有幸求內批者上咸不違康定元年十月戊子謂宰相曰自今內批與官及差遣者竝具舊條復奏取旨慶歷三年五月旱丁亥夜雨戊子宰相章得象等入賀上曰昨夜朕忽聞微雷因起露立于庭仰天百拜以禱須臾雨至朕及嬪御衣皆沾溼不敢避去移時雨霽再拜而謝方敢升階得象對曰非陛下至誠何以感動天地曰比欲下詔罪己避寢撤膳又恐近于崇飾虛名不若夙夜精心密禱爲佳耳

慶歷三年九月知諫院王素余靖歐陽修蔡襄以言事

不避竝改章服十月王素除淮南轉運使將之官入辭上謂曰卿今便去諫院事有未言者可盡言之右正言余靖奉使契丹入辭書所奏事于笏各用一字爲目上顧見之問其所書者何靖以實對上指其字一一問之盡而後已上之聽納不倦如此

溫成皇后張氏其先吳人從錢氏歸國爲供奉官祖穎進士及第終于縣令子堯封尚幼二女入宮事眞宗名位甚微堯封亦進士及第早終妻惟一女卽后也庶子化基幼堯封從父弟堯佐亦進士及第時已

學海類編 卷第八
四
爲員外郎不收卹諸孤后母賣后于齊國大長公主家爲歌舞者而適蹇氏生男守和大長公主納后于禁中仙韶部宮人賈氏母養之上嘗宮中宴飲后爲俳優上見而悅之遂有寵后巧慧善迎人主意初爲修媛後冊爲貴妃飲膳供給皆逾于曹后幾奪其位數矣以曹后素謹上亦重其事故不果上以其所出微欲使之依士族以自重乃稍進用堯佐數年閒爲三司副使天章閣待制三司使淮海軍節度使宣徽使追封堯封爲清河郡王后母爲齊國夫人后兄化

基子守和皆拜官宗族赫然俱貴至和元年正月暴疾薨上哀恤之甚追冊爲溫成皇后禮數資送甚極豐厚后方寵幸賈氏尤用事謂之賈夫人受納貨賄爲人屬請無不行者賈安公以姑禮事之遂被大用然亦以此獲譏于世齊國夫人柔弱故官爵賞賜多入堯佐而化基等反不及焉化基終于閣門祇候后薨齊國夫人相繼物故後數年堯佐亦卒張氏遂衰子淵曰溫成立忌禮官列言其不可執政患之有禮官謂執政曰禮官張芻獨主此議他人皆不得已從之

耳執政乃追引前歲芻乞落職代父牧入蜀及乞廣安軍進退失據奏落檢校職監潭州酒禮官議者亦稍稍而息

慶歷元年十二月才人張氏進封修媛慶歷四年三月以修媛張氏之父職方員外郎堯佐提點開封府縣鎮公事右正言余靖上言堯佐不當得此差遣一堯佐不足爲輕重但鑑郭后之禍興于楊尙上曰朕不以女謁用人自有臣僚奏舉物議不允當與一郡至和元年張氏妃薨初諡廣明皇后又諡元明又諡溫

成京師禁樂一月正月二十日自皇儀殿殯于奉先寺儀衛甚盛又詔與孝惠淑德章懷章惠俱立忌正月二十日殯成上前五日不視朝兩府不入前一日之夕上宿于皇儀殿設警場于右掖門之外是日旦發引陳鹵簿鼓吹太常樂僧道威儀甚盛皇親兩府諸司緣道設祭自右掖門至奉先院絡繹不絕百官班辭于御史臺前陳祭又赴奉先院已殯百官復詣西上閣門奉慰

寶元二年十一月丁酉旬休上御延和殿決御史臺所

學海類編 卷第八
奏馮士元獄謂宰相曰此獄事連大臣近者臺司進
奏禁止鄭戩龐籍起居自餘盛度程琳殊無論奏度
琳乃儒臣耳脫有權勢更重者當如之何于是開封
府判官李宗簡特追一官勒停天章閣待制龐籍贖
銅四斤知汝州自餘與士元交關者皆以罪輕重責
降有差其知開封府鄭戩等按鞫士元不罪特放知
樞密院事盛度除尚書右丞知楊州參知政事程琳
降授光祿卿知潁州皆以交關士元使幹治私務故
也御史中丞孔道輔降授給事中知節州以不按劾

二人之罪故也

十二月庚申賜京西鄜延馬遞步特支錢詔審刑刑部
大理寺不得通賓客有受情曲法者開相告之科鄜
延路奏邊事警急差強壯丁防守諸寨換禁兵鬪敵
從之辛酉賜鄜延特支錢

上問宰相唐世入閣之儀參知政事宋庠退而講求以
進曰唐有大內有大明宮大內謂之西內大明宮謂
之東內高宗以後多居東內其正南門曰丹鳳丹鳳
之內曰含光殿每至大朝會則御之次日宣政殿謂

學海類編卷之十一 史參
之正衙朔望大冊拜則御之次北紫宸殿謂之上閣
亦曰內衙奇日視朝則御之唐制天子日視朝則必
立仗于正衙或乘輿止于紫宸則呼仗自東西閣門
入故唐世謂奇日視朝爲入閣
李端愿曰章獻之志非也暴得疾耳鑿垣而出瘞于洪
福寺章獻之過也

又曰上幼冲卽位章獻性嚴動以禮法禁約之未嘗假
以顏色章惠以恩撫之上多苦風疾章獻禁蝦蟹海
物不得進御章惠嘗藏弃以食之曰太后何苦虐吾

兒如此上由是怨章獻而親章惠謂章獻爲大孃章
惠爲小孃及章獻崩尊章惠爲太后所以奉事曲盡
恩意景祐中薨神主祔于奉慈廟弟景宗少爲役兵
以章惠故得官性兇悍使酒好以滑槌毆人世謂之
楊滑槌數犯法上以章惠故優容之官至觀察使初
丁謂治第于城南景宗爲兵負土焉及謂敗第没上
以賜景宗居之

十一日賜兩府兩制宴于中書喜雪也

十九日賜兩府兩制宴于都庭驛會相主之冬至故也

果有八列近百種凡酒一獻從以四穀堂廚也曾氏也使者也大官也

至和元年春張貴妃薨上哀悼之甚欲極禮數以寵秩之乃追諡溫成皇后殯于皇儀殿命參知政事劉沆監議喪事是時陳執中梁適爲宰相王拱辰王洙判太常寺兼禮儀事皆惶恐不愛名器以承順上意又詔爲溫成皇后立忌日同知禮院馮浩張芻吳充鞠眞卿皆爭之執政患之因芻向時奏以父牧當任蜀官自乞代父入蜀旣而又奏得父書自願入蜀更不

代行無何牧至京師復上奏乞免蜀官以是執政以芻奏事更不代行前後異同落史館檢校監潭州酒欲以警策其餘禮院故事常預爲印署眾銜或非時中旨有所訪問不暇徧白禮官則白判寺一人書填印狀通進施行是時溫成喪事日有中旨訪問禮典判寺王洙兼判少府監廨舍最近故吏多以事白洙洙常希望上旨以意裁定填印狀進內事旣施行而論者皆責禮官無以自明乃召禮直官戒曰自今凡朝廷訪問禮典稍重應商議者皆須徧白眾官議定

奏聞是非常行熟事不得輒以印狀申發仍責狀申委後數日有詔問溫成皇后廟應如他廟用樂舞否禮直官李亶以事白洙洙卽填狀奏云當有樂舞事下禮院充真卿怒印牒送禮直官李亶于開封府使按其罪是時蔡襄權知開封府洙抱案卷以示襄曰印狀行之久矣禮直官何罪襄患之乃復牒送亶于禮院云請任自施行充真卿復牒送府如是再三先是真卿好遊臺諫之門會溫成后神主祔新廟皆以兩制攝獻官端明殿學士楊察攝太尉殿中侍御史

趙抃監察吳充監禮上又遣內臣臨視察臨事內出圭瓚以盟鬯充言於察曰禮上親享太廟則用圭瓚若有司攝事則用璋瓚今有司祭溫成廟而用圭瓚薄于太廟而厚于姬妾也其于聖德虧損不細請奏易之察有難色曰日已暮矣明日行事言之何及內臣侍祭者已聞之密以上聞詔卽改用璋瓚祭之明日趙抃上言劾蔡襄知開封府不崇治禮直官罪畏懦觀望于是執政以爲充因初祭教抃上言又禮直官日在溫成墳所訴于內臣云欲送禮直官于開封

學海類編
府者充與真卿二人而已由是怒充與真卿明日詔
禮直官及繫檢禮生各贖銅八斤充及真卿皆補外
官充知高郵軍真卿知淮揚軍于是臺諫爭言充等
不當補外最後右正言修起居注馮京言最切直以
爲今百職隳廢獨充能舉其職而陛下責胥吏太輕
責充等太重將何以振飭紀綱乎于是朝廷落京修
注卽日趣充等行開封府推官集賢校理刁約掌修
墳頓遞亦嘗對中貴人言溫成禮數太重詔以約爲
京西路提點刑獄亦卽日行元規受詔讀冊辭曰故

事正后翰林學士讀冊今召臣承之臣實恥之奏報
聞至日集賢官僚謂之曰公今日何爲復來元規曰
共傳誤本耳又諫追冊曰皆由佞臣贊成茲事二相
甚銜之將行追冊言官力諫上意稍解明日以問執
政執政順成之夢得及母湜俞希孟皆求外補郭申
錫請長告皆以言不用故也

楊樂道曰尙美人爭寵郭后批傷今上頸詔都知而付
之初章獻爲上取郭后后恃章獻驕妒後宮莫得進
上患之不敢詰章獻崩楊尙竝進后有怨言都知閣

文應惡之因與上謀廢后上問呂許公曰古亦有之
遂降勅廢爲金庭教主后不知之文應懷勅并道衣
以授之后恚有詩語文應卽驅出以車送瑤華宮旣
而上海之作慶金枝曲遣使賜后后和而獻之又使
詔入宮文應懼以疾聞上命賜之酒及藥文應遂酖
之丁正臣曰范諷問上傷上以后語之及疾文應使
醫寘毒上終不知

慶歷三年九月丁丑知諫院蔡襄上言自今中書樞密
院執政官非休暇日私第不得見客欲詢訪天下之

事采拔奇異之材許臨時延召詔從之

嘉祐三年五月甲申榜朝堂勅鹽鐵副使郭申錫屬與
李參訟失實黜知濠州

嘉祐四年五月上手詔賜兩府曰朕觀在昔君臣惟同
心同德故知天下之務享無疆之休倘設猜防之端
是乖信任之道因納言屢述御臣之規頗立科條用
制邪慝方今圖任賢哲倚爲股肱論道是咨推誠無
閒而有禁未解斯豈稱朕意耶先是兩制臣寮不許
至執政私第兩府大臣奏薦人不得充臺諫官凡此

條約其悉除之庶使君臣之際了無疑閒之迹卿等
謀謨舉措義宜如何

嘉祐七年二月癸卯以駙馬都尉李瑋知衛州事堯國
公主入居禁中瑋所生母楊氏歸瑋之宅公主乳母
韓氏出居于外公主宅句當內臣梁懷吉勒歸前省
公主宅諸色祇應之人始皆隨遣入瑋貌陋性樸上
以章懿太后故命尙公主自始出降常以庸奴視之
乳母韓氏等復離開梁懷吉等給事公主閣內公主
愛之公主嘗與懷吉等閒飲楊氏窺之公主怒毆傷

楊氏由是外人喧譁咸有異議朝廷貶逐懷吉等于
外州公主恚懟或欲自經或欲赴井或縱火或焚他
舍以邀上意必令召懷吉等還上不得已亦爲召之
然主意終惡瑋至是不復肯入中門居于廳事晝夜
不眠或欲自盡或欲突走出外狀若顛狂左右以聞
故有是命三月戊申朔壬子制曰陳車服之等所以
見王姬之尊啓脂澤之封所以昭帝女之寵茲雖親
愛之攸屬時乃風化之所關苟不能安諧于厥家則
何以觀示于流俗堯國公主生而甚慧朕所鍾憐故

于外家之近親以求副車之善配而保傳無狀閨門失歡歷年于茲生事不順達於聽聞深所驚駭雖然恩義之常人所難斷至於賞罰之際朕安敢私宜告大庭降從下國於戲惟肅雍以成美德惟柔順以輯令名及茲恪恭庶幾永福可降封沂國公主觀察使駙馬都尉李瑋改建州觀察使依舊知衛州公主既還禁中上數使人慰勞李氏賜瑋金二百兩且謂曰凡人富貴亦不必爲主婿也于是瑋兄璋上言家門薄祚弟瑋愚駭不足以承天姻乞賜指揮上許之離

絕又以不睦之咎皆由公主故不加責降焉

嘉祐元年夏詔自今舉選人充京官者已舉不得復首又被舉者亦不得納舉主人詔文武官宗室嬪御內官應奏薦親戚補官舊制過乾元節奏一人者今過三年親郊乃得之其餘減損各有差

京師雨兩月餘不止水壞城西南隅漂沒軍營民居甚眾宰相以下親護役救水河北京東西江淮夔陝皆大水

九月辛卯上以疾瘳恭謝天地于大慶禮畢御宣德門

學海類編
大赦改元恩賜皆如南郊

二年夏三月庚辰管句麟府路軍馬公事郭恩遇夏虜于屈野河西與戰敗績恩及走馬承受公事黃元道皆爲虜所擒秋虜復遣元道歸

詔文武官應磨勘轉官者皆令審官院以時舉行毋得自投牒又詔自今閒歲一設科場復置明經科

范文正公於景祐三年言呂相之短坐落職知饒州康定元年復天章閣待制知永興軍尋改陝西都轉運使會呂公自大名復入相言于仁宗曰范仲淹賢者

朝廷將用之豈可但除舊職耶除龍圖閣直學士陝西經略安撫使上以許公爲長者天下皆以許公爲不念舊惡文正面謝曰向以公事忤犯相公不意相公乃爾獎拔許公曰夷簡豈敢復以舊事爲念耶及文正知延州移書諭趙元昊以利害元昊復書語極悖慢文公具奏其狀焚其書不以聞時宋相庠爲參知政事先是許公執政諸公唯諾書紙尾而已不敢有所預宋公多與之論辨許公不悅一日二人獨在中書許公從容言曰人臣無外交希文乃擅與元昊

書得其書又焚去不奏他人敢爾耶宋公以爲許公誠深罪范也時朝廷命文正分析文正奏臣始聞虜有悔過之意故以書誘諭之會任福敗虜勢益振故復書悖慢臣以爲朝廷見之而不能討則辱在朝廷乃對官屬焚之使若朝廷初不知者則辱在臣矣故不敢以聞也奏上兩府共進宋公遽曰范仲淹可斬杜祁公時爲樞密副使曰仲淹之志出于忠果欲爲朝廷招叛耳何可深罪爭之甚切宋公謂許公必有言相助也而許公默然終無一語上顧問許公如何

許公曰杜衍之言是止可薄責而已乃降一官知耀州于是論者喧然而宋公不知爲許公所賣也宋公亦尋出知揚州

丁正臣云皇姪宗實既堅辭宗正之命諸中貴人乃薦燕王元儼之子允初上召入宮命坐賜茶允初顧左右曰不用茶得熟水可也左右皆笑既罷上曰允初癡騃豈足任大事乎

李參鄆州人爲定州通判夏守恩爲真定路部署貪濫不法轉運使楊偕張存欲發其事使參按之得其斂

學海類編
卷九
三
參史
戍軍家口錢十萬爲之遣放者權知定州取富民金
釵四十二枚爲之移卒于外縣守恩坐除名連州編
管弟殿前指揮使守斌亦解兵權由是知名

涑水記聞卷第八終

涑水記聞卷第九

宋 司馬光

拓跋諒祚嘉祐七年諒祚始請稱漢官以伶人薛老峰
爲副使稱左司郎中兼侍御史知雜事又請尙主及
乞國子監所印書釋氏經一藏并譯經僧及幞頭工
人伶官等詔給國子監書及釋氏經并幞頭尙主辭
以昔嘗賜姓其餘皆托辭以拒之夏當遣使者賜諒
祚生辰禮物初命內殿承制余允臺官上言允本庖
人更乞擇使者乃命供備庫副使張宗道初入境虜

館宗道于西室逆者曰主人居先禮之常也天使何疑宗道曰僕與夏主比肩以事天子若夏主自來當相爲賓主爾部臣也安得爲主人當循故事僕居上位事久不決虜曰君有幾首乃敢如此宗道大笑曰有一首耳來日已別家人今日欲取宗道首則取之宗道之死得其所矣但恐夏國必不敢爾逆者曰譯者失辭某自謂有兩首耳宗道曰譯者失辭何不斬譯者乃先宗道自云兩國之歡如魚水宗道曰然則天朝水也水可無魚魚不可無水

於內帑借錢一百二十萬紬絹七十萬銀四十萬錦綺二十萬助十分之七

汴張鞏建議大興狹河之役使西俱關百五十尺所修自京東抵南京以東已狹更不修也今歲所修止於

開封境

王臨云

濮王薨任守忠王世甯護葬事凌蔑諸子所饋遺近萬緡而心猶未厭故奏宗懿不孝坐奪俸黜官

癸未皇子猶堅臥不肯入肩輿宗諤責之曰汝爲人臣子豈得堅拒君父之命而終不受耶我非不能與眾

學海類編 卷之八
執汝強置于肩輿恐使汝遂失臣子之義陷于惡名
耳皇子乃就濮王影堂慟哭而就肩輿楊樂道云又
云令教授周孟陽作讓知宗正表每一表餉之金十
兩孟陽辭皇子曰此不足爲謝俟得請方當厚酬耳
凡十八表孟陽獲千餘緡

丁正臣曰皇子堅辭新命孟陽使人謂之曰君已有此
迹若使中人別有所奏君獨能無患乎

契丹乘西鄙用兵中國疲敝陰謀入寇朝廷聞之十月
始修河北諸州城又籍民爲壯強以備之又籍陝西

河東民爲鄉兵弓手時天下久承平忽聞黠兵民情
驚擾勅諭以今籍民兵止令守衛慮有不逞之徒妄
相驚煽云官欲文面爲兵發之戍邊有爲此言者聽
人告捕當以其家財充賞

二年正月契丹大發兵屯幽薊閒先使其宣徽南院使
蕭英翰林學士劉六符奉書入見己巳邊吏以聞朝
廷爲之盱食壬申以右正言知制誥富弼假中書舍
人充接伴

樞密直學士明鎬討貝州久未下上深以爲憂問于兩

府參知政事文彥博請自往督戰八年正月丁丑以彥博爲河北宣撫使監諸將討貝州時樞密使夏竦惡鎬所奏請多從中沮之惟恐其成功彥博奏今在軍中請得便宜從事不從中覆上許之閏月庚子朔克貝州擒王則初彥博至貝州與明鎬督將築距圍以攻城旬餘不下有牢城卒董秀劉炳請穴地以攻城彥博許之貝州城南臨御河秀等夜于岸下潛穿穴棄土于水晝匿水中城上不之見也久之穴城自教場中出秀等以褐袍塞之走白彥博選敢死士二

百命指揮使將之銜枚自穴中入有帳前虞候楊遂請行許之遂曰軍中有病歿者數人此不可去請易之從之既出穴登城殺守者垂絙以引城下之人城中驚擾賊以火牛突登城者登城者不能拒頗引卻楊遂力戰身被十餘創援鎗刺牛牛卻走踐賊賊遂潰王則張巒卜吉與其黨突圍走至邨舍官軍追圍之則猶著花幘頭軍士爭趣之部署王信恐賊死無以辨以身覆其上遂生擒之巒吉死于亂兵不知所

在彥博請斬則于北京夏竦奏言所獲賊魁恐非真

遂檻車送京師劄于馬市董秀劉炳竝除內殿崇班初趙元昊旣陷安遠塞門朝廷以延州堡塞多徒分兵力其遠不足守者悉棄之而虜益內侵爲邊患大理寺丞僉署保大軍節度判官事种世衡建言州東北二百里有故寬州城修之東可通河東運路北可扼虜要衝詔從之命世衡帥兵董其役且城之城中無井鑿地百五十尺始遇石而不及泉土人告不可鑿眾以爲城無井則不可守世衡曰安有地中無水者卽命工鑿石而出之得石屑一器酬百錢凡過石數

重水乃大發旣清且甘城中牛馬皆足自是邊城之無井者效之皆得水詔名其城曰青澗以世衡爲內

殿承制知城事

出希文所作墓志眾亦云

世衡字仲平放兄之子世衡少尙氣節以蔭將作監主簿累遷太子中舍嘗知武功縣用刑嚴峻杖人不知執拘之使自凭闌立磚上受杖垂畢足或落磚則更從一數之人亦服其威信或有呼追不使人執帖下鄉邨但以片紙榜縣門云追某人期某日詣縣庭其親識見之驚懼走告之皆如期而至

于志甯云

後通判鳳

學海類編 卷第九
州知州王蒙正章獻太后姻家也常以私干世衡不從乃誘王知謙使詣闕訟冤而陰爲之內助世衡坐流竇州章獻崩龍圖閣直學士李鉉奏雪其罪補衛尉寺丞 墓志云 後知澠池縣葺館舍設什器乃至砧臼匙筋無不畢備客至如歸由是聲譽大振 自見縣旁山上有廟世衡葺之其梁重大眾不能舉世衡下令手搏傾城人隨往觀之既至而不教謂觀者曰汝曹先爲我致廟梁然後觀手搏眾欣然下山共舉之須臾而上其權數皆如此類初至青澗城逼近虜境

守備單弱芻糧俱乏世衡以官錢貸商旅使致之不問所出入未幾倉廩皆實又教吏民習射雖僧道婦人亦習之以銀爲射的中者輒與之既而中者亦多其銀重輕如故而的漸厚且小矣或爭徭役優重亦使之射射中者得優處或有過失亦使之射射中則釋之由是人皆能射士卒有病者常使一子視之戒以不愈必答之撫養羌屬親入其帳得人歡心爭爲之用寇至屢破之部落待遇如家人有功者或解所服金帶或撤席上銀器遺之比數年青澗城遂成富

强于延州諸寨中獨不求益兵運芻糧

眾云亦出墓志

洛苑

副使知青澗城种世衡爲屬吏李成以擅用官物諸不法事訐訟按驗有狀酈延經略使龐公奏世衡披荆棘立青澗城若一一拘以文法則邊將無所措手足詔勿問頃之世衡徙知環州將行別龐公拜且泣曰世衡心腸鐵石今日爲公下淚也

穎公云

慶歷二年春范文正公巡邊至爲環慶經略使環州屬羌多懷二心密與元昊通公以世衡素得屬羌心而青澗城已完固乃奏徙世衡知環州以鎮撫之有牛

奴額者素崛强未嘗出見州官聞世衡與約明日當至其帳慰勞部落是夕雪深三尺左右曰奴額凶詐難信且道險不可行世衡曰吾方以信結諸胡可失期耶遂冒雪而往既至奴額尙寢世衡蹴起之奴額大驚曰吾世居此山漢官無敢至者公乃不疑吾耶帥部落羅拜皆感激心服

出墓志

胡首慕恩部落最强世衡皆撫而用之嘗夜與恩飲出侍姬以佐酒既而世衡起入內潛于壁隙窺之慕恩竊與侍姬戲世衡遽出掩之慕恩慙懼請罪世衡笑

曰君欲之耶卽以遺之由是得其死力諸部有貳心者使慕恩討之無不克

郭固云

生羌歸附者百餘帳納所得元昊文券袍帶無復貳心

世衡令諸族各置烽火元昊掠之更相救常敗去遂

不敢犯

眾云亦出墓志

世衡嘗以罪怒一番落將杖其背僚

屬爲之請莫能得其人被杖已奔趙元昊甚親信之

得出入樞密院歲餘盡詢得其機事以歸眾乃知世

衡用以爲閒也

眾云

環原之間屬羌明珠滅臧康奴

三種最大素號橫猾撫之驕不可制攻之則險不可

入常爲原州患其北有三川通于夏虜三川之間有

古細腰城慶歷四年參知政事范文正公宣撫陝西

命世衡與知原州蔣偕共城之世衡先遣人說誘夏

虜以故未出兵爭之世衡以錢募戰士晝夜版築旬

月而成乃召三種酋長諭以官築此城爲汝禦寇三

種旣出其不意又援路已絕因而服從世衡在役所

得疾明年正月甲子卒屬羌朝夕聚哭柩前者數日

青澗環州吏民及屬羌皆畫像事之八子詒珍詠諮

諤記誼

出墓志

初洛苑副使种世衡在青澗城欲遣僧王嵩入趙元昊境爲閒與之飲謂曰虜若得汝拷掠求實汝不勝痛當以實告耶嵩曰誓死不言世衡曰先試之乃縛嵩于庭而掠之數百嵩不屈世衡曰汝真可也時昊使其妻之兄弟旺榮及剛浪凌分將左右廂兵用事世衡使嵩爲民服齋書與旺榮曰響者得書知有善意欲背僭僞歸款朝廷甚善事宜早發狐疑變生且遺之棗及銀龜旺榮以聞於元昊鎖嵩囚地牢中且半歲會元昊欲復歸中國而先恥自言乃釋嵩囚使旺

榮遺邊將書遣教練使李文貴送嵩還曰向者种洛苑書意欲求通和耶邊將送文貴及嵩詣延州時龐公爲經略使已奉朝旨招納元昊始遣文貴往來議其事奏嵩除三班借職

眾云及自見

慶歷四年三月癸亥朔丁卯上曰楊安國趙師民皆醇儒乃昔時遵度之比久侍經筵各宜進職于是安國加直龍圖閣仍賜紫又以安國新除母服家貧賜金百兩師民充天章閣侍讀仍賜緋

慶歷三年九月諫官蔡襄上言兩府私第母得見賓客

若欲詢訪天下之事采拔奇異之材許臨時延召詔不許見賓客至和二年七月翰林學士歐陽修又上言兩制以上毋得詣兩府之第詔從之

歐陽修字永叔吉州人舉進士國子補監生發解禮部奏名皆第一人天聖八年及第嘉祐七年三月乙卯以參知政事孫抃爲觀文殿學士同郡牧制置使樞密副使趙槩爲參知政事翰林學士左司郎中擢知開封府吳金爲樞密副使抃以進士高第累官至兩制惟淳厚無他材上以久任翰林擢爲樞密副使多

病昏忘醫官自陳勞績求遷吏以文書白抃抃見吏衣紫誤以爲醫官因引手案上謂曰抃數日來體中不佳君試爲診之聞者傳以爲笑及在政府百司白事但對之拱默未嘗開一言是時樞密使恐必不勝任殿中侍御史韓縝因進見極言其不才當置之散地抃初不知後數日中書奏事退宰相韓琦曾公亮獨畱身在後抃下殿謂參知政事歐陽修曰丞相畱身何也修曰豈非奏君事也抃曰抃有何事修曰御史韓縝言君君不知也抃乃頓足摘耳曰不知也因

學海類編
移疾請退朝廷許之

初周王將生詔選孕婦朱氏以備乳母已而生男眞宗取視之曰此兒豐盈亦有福相畱宮中娛皇子皇子七歲薨眞宗以其兒賜內侍省都知楊景宗爲養子名曰茂寔及長累歷軍職至馬軍副都指揮使有軍人繁用其父嘗爲張氏僕用幼聞父言茂寔生于宮中或言先帝之子于上屬爲兄用冀幸恩賞卽爲表具言其事于中衢邀茂寔以表呈之茂寔銜之以用屬開封府府以用妄言杖之配外州下軍然事遂流

布眾庶謹然于是言事者請召用還考實詔以嘉慶院爲制獄案之

至和元年八月嘉慶院制獄奏軍人繁用素病心妄對張茂寔陳牒稱茂寔爲皇親案署茂寔得狀當奏擅送本衙取勘臺諫官劾茂寔當上言而不以聞擅流配卒夫不宜典兵馬獄成知諫院張擇行錄問駁繁用非心病詔更驗定繁用配廣南牢城所連及者皆釋之茂寔先已內不自安求出除甯遠軍節度使知

滁州

學海類編
章獻太后臨朝內侍省都知江德元權傾天下其弟德明奉使過杭州時李及知杭州待之一如常時中人奉使者無所加益僚佐皆曰江使者之兄居中用事當今無比榮枯大臣如反掌耳而使者精銳復不在人下明公待之禮無加者明公雖不求福獨不畏其禍乎及曰及待江使者不敢慢亦不敢過如是足矣又何加焉既而德明謂及僚佐曰李公高年何不求一小郡以自處而久居餘杭繁劇之地豈能便耶僚佐走告及曰果然江使者之言甚可懼也及笑曰及

老矣誠得小郡以自逸庸何傷待之如前亦無所加既而德明亦不能傷也時人服其操守

滕宗諒知岳州修岳陽樓不用省庫錢不斂于民但榜民間有宿債不肯償者獻以助官官爲督之民負債者爭獻之所得近萬緡置庫於廳側自掌之不設主典案籍樓成極雄麗所費甚廣自入者亦不鮮焉州人不以爲非皆稱其能 君貺云

滕宗諒知涇州用公使錢無度爲臺諫所言朝廷遣使者鞫之宗諒聞之悉焚公使歷使者至不能案朝廷

學海類編
落職徙知岳州

君貺云

呂許公疾病仁宗剪髭爲藥以賜之又手詔以問羣臣
可任兩府者其親遇如此

諫議大夫李宗詠昔侍中崧之孫也父粲崧之庶子崧
之遇禍粲猶在襁褓其母投之牆外由是獨免崧於
故相昉爲從叔世居深州饒陽墳墓夾道崧在道東
謂之東李昉在道西謂之西李故宗詠猶與宗諤聯
名 治臣云

寶元二年五月壬子以定國軍節度使知樞密院事王

德用充武甯軍節度使發赴徐州本任癸丑德用獻
所居第以益芳林園詔給其直八月庚辰朔武甯節
度使王德用自陳所置馬得于馬商陳貴契約具在
非折繼宣所賣詔德用除右千牛衛將軍徙知隨州
仍增置隨州通判一員九月丁未折繼宣授諸衛將
軍徙知內地以其弟代之

寶元二年十二月乙丑鄜延環慶路都部署司奏夏虜
寇掠保安軍及延州駐泊鈐轄六宅使盧守勤等將
兵擊卻之各以功大小受賞有差散直狄青最多超

四資除殿直

癸酉雨木冰己卯昭遠受詔宰猗氏孔道輔卒于澶州文彥博知永興軍起居舍人母湜鄆人也至和中湜上言陝西鐵錢不便于民乞一切廢之

朝略使已奉朝旨招納元昊始遣文貴往來議其事奏

嵩除三班借職

眾云及自見

東染院使种世衡長子詒初抗志不仕慕叔父放之爲人既而人莫之省皇祐中詣闕自言父世衡遣王嵩入夏虜離閒其用事臣野利旺榮兄弟皆被誅元昊

是勢衰稱臣請服經略使龐籍掩臣父子之功自取

兩府龐公時爲樞密使奏稱嵩入虜境卽被囚元昊

委任旺榮如故及元昊請服之時先令旺榮爲書遺

邊將元昊妻卽旺榮妹元昊黜其妻旺榮兄弟怨望

元昊既稱臣後二年旺榮謀因甯令娶婦之夕作亂

殺元昊事覺族誅非因嵩離閒而死臣與范仲淹韓

琦皆豫受中書劄子候西事平除兩府既而仲淹琦

先除臣次之非臣專以招懷之功得兩府文書具在

皆可攷驗朝廷知詒妄言猶以父功特除詒天興主

學海類編 卷九
簿令御史臺押出城趣使之官其後朝廷籍其父名
擢詰診諤

夏英公爲南京畱守杖人好潛加其數提點刑獄馬洵
美武人也劾奏之曰夏竦大臣朝廷寄任非輕罪有
難恕者明施重刑可也何必欺罔下人潛加杖數乎
詔取戒勵當時文臣皆爲英公恥之

章郇公得象之高祖建州人仕王氏爲刺史號章太傅
其夫人練氏智識過人太傅嘗出兵有二將後期欲
斬之夫人置酒飾美姬進之太傅歡甚迨夜分練夫

人密摘二將使去二將奔南唐將兵攻建州破之時
太傅已卒夫人居建州二將遣使厚以金帛遺夫人
且以二白旗授之曰吾將屠此城夫人植旗于門吾
以戒士卒勿犯也夫人返其金帛并旗勿受曰君幸
思舊德願全此城之人必欲屠之吾家與眾俱死耳
不願獨生二將感其言遂止不屠太傅十三子其八
子夫人所生也及宋興子孫及第至達官者甚眾餘
五房子孫無及第者惟章衛狀元及第其父亦八房
子孫繼五房耳

黃好謙云

學海類編 卷九
黃庠洪州人文學精贍取國子監進士解貢院奏名皆第一聲譽赫然天下之士皆服爲之下及就殿試病不能執筆有詔復舉就殿試未及期而卒

楊寘字審賢兩爲國子解元貢院奏名殿廷唱第皆第一未除官而卒

馮京字當世鄂州人府解貢院殿廷皆第一

自見

康定初夏虜寇延州永平寨主監押欲引兵匿深山俟虜去復歸指揮使史吉帥所部數百人遮城門立於馬前曰寨主監押欲何之二人以其謀告吉曰如此

兵則完矣如城中百姓芻糧何此往還之迹何可掩異日爲有司所劾吉爲指揮使不免于斬頭願先斬吉于馬前不然不敢以此兵從行也寨主監押慚懼引轡而返虜至圍城吉帥眾拒守數日而虜去朝廷以寨主監押完城功各遷一官吉曰幸不失城寨吾豈論功乎後官至團練使女爲郭達夫人亦有明識達善治生家甚富夫人常規之曰我與公俱老所衣食幾何子孫皆有官公位望不輕胡爲多藏以敗名也

涑水記聞卷第九終

涑水記聞卷第十

宋

司馬光

文潞公知益州喜遊宴嘗宴鈴轄廨舍夜久不罷從卒
輒拆馬廄爲薪不可禁遏軍校白之座客股慄公曰
天實寒可拆與之神色自若飲宴如故卒氣沮無以
爲變楊希元云

故相劉沆薨贈侍中知制誥張瓌草誥詞頗薄其爲人
其子瑾詣闕累章訟冤稱瓌挾私怨至詆瓌云祖奸
父賊母穢妻濫瓌洎之孫父方洄嘗以賊抵罪母妻

學海類編 卷第十
之誘出于錢晦所訟一門萃眾醜一身備百惡又帥
兄弟父母衰經詣待漏院哭訴執政褒贈乃朝廷恩
典瓌不當加貶黜之詞五月戊子或云四月庚午瓌左遷知
黃州然瑾亦不敢請諡

張密學奎張客省亢母宋氏白之族也其夫好黃白術
宋氏伺其夫出取其書并燒煉之具悉焚之夫歸怒
之宋氏曰君有二子不使就學日見君燒煉而效之
他日何以興君之門夫感其言而止宋氏不愛金帛
市書至數千卷親教督二子使讀書客至輒於窗閒

聽之客與其子論文學政事則爲之設酒殽或閒談
諧謔則不設也僑居常州胡樞密宿爲舉人有文行
宋氏以爲必貴亢少跣弛宋氏常藏其衣冠不聽出
惟胡秀才召乃給衣冠使詣之既而二子皆登進士

第仕至顯官

景公云

張密學奎少嗜酒嘗有酒失母怒欲笞之遂不復飲至
終身

至和三年春仁宗寢疾不能言兩府以設道場爲名皆
宿禁中專決庶政有禁卒詣開封府告大校謀爲變

者府中夜封上之時富公以疾謁告惟潞公劉相王伯庸居中旦日潞公召三帥問大校平日所爲如何三帥言其謹愿潞公秉筆欲判其狀斬告變者伯庸捏其膝乃請劉相判之

仁宗寢疾兩府雖宿禁中數日不知上起居潞公召內侍都知等詰之曰主上疾有增損皆不令兩府知何也對曰禁中事不敢漏泄潞公怒曰天子違豫海內寒心彥博等備位兩府與國同安危豈得不預知也何謂漏泄顧直省官曰引都知等至中書令供狀今

後禁中事如不令兩府知甘伏軍令諸內侍大懼日暮皇城諸門白下鎖都知曰汝自白兩府我當他劍不得由是禁中事兩府無不知者樞密使王德用開便門入中書潞公執守門親事官封府撻之明日謂同列曰昨日悔不斬守門者天子違豫禁中門戶豈得妄開也

崔公孺諫議大夫立之子韓魏公夫人之弟也性亮直喜面折人魏公執政用監司有非其人者公孺曰公居陶鎔之地宜法造化爲心造化以蛇虎者害人之

物故置蛇于藪澤置虎于山林公今乃置之通衢使爲民害可乎魏公甚嚴憚之

范仲淹字希文早孤從其母適朱氏因冒其姓名與朱氏兄弟俱舉學究少尪瘠嘗與眾客同見諫議大夫姜遵遵素以剛嚴著名與人不款曲眾客退獨畱仲淹引入中堂謂其夫人曰朱學究年雖少奇士也他日不惟爲顯官當立盛名於世參坐置酒待之如骨肉人莫測其何以知之也年二十餘始改科舉進士堯夫云

晏丞相殊畱守南京仲淹遭母憂寓居城下晏公請掌府學仲淹嘗宿學中訓督學者皆有法度勤勞恭謹以身先之夜課諸生讀書寢食皆立時刻往往潛至齋舍誦之見有先寢者詰之其人給云適疲倦暫就枕耳仲淹問未寢之時觀何書其人亦妄對仲淹卽取書問之其人不能對乃罰之出題使諸生作賦必先自爲之欲知其難易及所用意必使學者準以爲法由是四方從學者輻輳其後宋人以文學有聲名于場屋朝廷者多其所教也服除至京師上宰相書

言朝政得失民間利病凡萬餘言王曾見而偉之時
晏殊亦在京師薦一人爲館職曾謂殊曰公知范仲
淹捨不薦而薦斯人乎已爲公置不行宜更薦仲淹
也殊從之遂除館職頃之冬至立仗禮官定議欲媚
章獻太后請天子帥百官獻壽于庭仲淹奏以爲不
可晏殊大懼召仲淹怒責之以爲狂仲淹正色抗言
曰仲淹受明公誤知常懼不稱爲知己羞不意今日
更以正論得罪于門下也殊慙無以應

黃晞閩人好讀書客遊京師數十年不歸家貧謁索以

爲生衣不蔽體得錢輒買書所費殆數百緡自號聱
隅子石守道爲直講聞其名使諸生如古禮執羔鴈
束帛就里中聘之以補學職晞固辭不就故歐陽永
叔哭徂徠先生詩云羔羊聘黃晞晞驚走鄰家是也
著書甚多至和中也薦于朝除試太學助教月餘未
及具緣袍遇疾暴卒一子甚愚魯所聚及自著書皆
散無存者

好謙云

郭后旣廢京師富民陳子誠者因保慶楊太后內女入
宮太后許以爲后也已至掖庭將進御句當御藥院

閣士良聞之遽見上上方披百葉圖擇日士良曰陛下讀此何爲上曰汝何問焉士良曰臣聞陛下欲納陳氏爲后信否上曰然士良曰陛下知子誠是何官上曰不知也士良曰子誠是大臣家奴僕之官也陛下若納奴僕之女爲后豈不愧見公卿大夫也上遽命出之

孫器之云士良自言

杜祁公衍杭州人父早卒遺腹生公其祖愛之幼時祖父脫帽使公執之會山水暴至家人散走其姑投一竿與之使挾以自從公一手挾竿一手執帽漂流久

之救得免而帽竟不濡前母二子不孝悌其母改適河陽錢氏祖父卒公年十五六其二兄以爲母私財以適人就公索之不得引劍斫之傷腦走投其姑姑匿之重棹上出血數升僅而得免乃詣河陽歸其母繼父不之容往來孟洛閒貧甚傭書以自資嘗至濟源富民相里氏奇之妻以女由是資用稍給舉進士殿試第四及貴其長兄猶存待遇甚有恩禮二兄及錢氏姑子孫受公廕補官者數人仍皆爲婚嫁

云

慶歷四年四月戊戌上與執政論及朋黨事參知政事范仲淹對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自古以來邪正在朝未嘗不各爲一黨不可禁也在聖鑑辨之耳誠使君子相朋爲善其于國家何害

慶歷四年六月范希文宣撫陝西河東自知權要惡之者多上益厭之乃上章乞罷政事除一郡上欲聽其請章郇公言于上曰仲淹素有重名今一請而罷之恐天下皆謂陛下黜賢臣不若且賜詔不允若仲淹卽有表謝則是挾詐要君乃可罷上從之希文果奉

表謝上曰果如章得象言遂罷知邠州旣而杜丞相富彥國韓稚圭歐陽永叔俞希道稍稍皆以事得罪矣

始平公云

通泰海州皆濱海舊日潮水皆至城下土田斥鹵不可稼穡范文正公監西溪倉建白于朝請築捍海隄于三州之境長數百里以衛民田朝廷從之以文正爲興化令專掌役事又以發運使張倫兼知泰州發通泰楚海四州民夫治之旣成民至于今享其利興化之民往往以范爲姓

學海類編 卷之二十一
慶歷三年九月丁卯上幸天章閣召中書樞密院官朝
拜太祖太宗御容觀內庫瑞物因問安邊大略移刻
而罷

慶歷六年八月甲戌以諫議大夫參知政事吳育爲樞
密副使丁度爲參知政事是時宰相賈昌朝陳執中
議罷制科育以爲不可爭論于上前退而上章求解
政務故有是命龐籍爲樞密副使在度前籍女嫁參
知政事宋庠因言于上以親戚共事爲嫌故度得免
之

余靖本名希古韶州人舉進士未預解薦曲江主簿王
全善遇之爲干知韶州者舉制科知州怒以爲玩也
按其罪無所得惟得與希古接坐全坐違勅停任希
古杖臀二十全遂閒居處州不復仕進希古更名靖
字安道取它州解及第景祐中爲館職爲范文正訟
冤獲罪由是知名范公入參大政引爲諫官秘書丞
茹孝標喪服未除入京師私營身計靖上言孝標冒
哀求仕不孝孝標由是獲罪深憾靖靖遷龍圖閣直
學士王全數以書干靖求貨靖不能應其求孝標聞

靖嘗犯刑詐匿應舉乃自詣韶州購求其案得之時
錢子飛爲諫官方攻范黨孝標以其事語之子飛卽
以聞詔下處州王全靖陰使人諷全令避去全辭以
貧不能出靖置銀百兩于茶籠中託人餉之所託者
怪其重開視竊銀而致茶于全全大怒詔至州勘官
同對當日接坐者余希古今不知所在全不從對稱
希古卽靖是也靖竟坐以左屯衛將軍分司 伯淳云
余靖初及第歸韶州州吏嘗鞫其獄者往見之靖不爲
禮吏恨之乃取靖案裏以緹油置于梁上吏病且危

囑其子曰此方今達官之案他日朝廷必來求之汝
謹掌視慎勿失去及茹孝標求其案人以其事在十
年前必不在孝標訪于吏子竟得之 伯達云

慶歷四年五月己巳詔特徙右司諫直集賢院知滑州
兼涇原路部署尹洙知慶州先是資政殿學士鄭戩
兼陝西四路招討經略都部署內殿崇班渭州西路
巡檢劉滬建策以爲秦渭兩路有急發兵相援路去
隴坻之內回遠恐不及事請募熟戶于山外築永洛
結公二城以兵戍之緩急以通援兵之路戩以狀聞

命滬及著作郎董士濂董其役會樞密院使韓琦陝西宣撫還奏罷四路招討以戩知永興軍又言山外多熟戶恐城未畢而寇至請罷之戩因極言築二城之利不可輒罷詔三司副使魚周詢往視其利害未至尹洙召滬士濂令還滬士濂以熟戶既集官物無所付請遂城之洙怒以滬士濂違部署司節制命涇原路部署狄青往斬之青械繫滬士濂于德順軍及魚周詢還言二城利害與戩議同乃徙洙于慶州滬降二官士濂徙他路官特支修城禁軍弓箭手等錢

差

尹師魯謫官監復州酒時范希文知鄧州師魯得疾卽擅去官詣鄧州以後事屬希文希文日往視其疾師魯曰今日疾勢復增幾分可得幾日一旦遣人招希文甚遽旣至師魯曰洙今日必死矣人言將死者必見鬼神此不可信洙竝無所見但覺氣息淹淹漸欲盡耳隱几與希文語久之謂希文曰公可出洙將逝矣希文出至廳事已聞其內號哭希文竭力送其喪及妻孥歸洛陽

黃好謙云

王禹玉曰包希仁知廬州廬州卽鄉里也親舊多乘勢
擾官府有從舅犯法希仁撻之自是親舊皆屏息
李公明曰孔中丞道輔知仙源縣諸孔犯法無所容貸
嘉祐七年五月辛未樞密副使包拯薨車駕臨幸其第
拯字希仁廬州人進士及第以親老侍養不仕宦且
十年人稱其孝後歷監察御史爲天章閣待制知諫
院遷龍圖閣直學士知瀛州又遷樞密直學士知開
封府爲人剛嚴不可干以私京師爲之語曰關節不
到有閹羅包老吏民畏服遠近稱之歷御史中丞三
人所難也

司使樞密副使薨拯爲長吏僚佐有所關白喜面折
辱人然其所言若中于理亦幡然從之剛而不復亦
人所難也
先是詔周後柴氏每遇親郊聽奏補一人充班行至是
或上言皇嗣未生蓋以國家未如古禮封二王後二
月癸酉詔擇柴氏族入最長一人除京官已在班行
則換文資仍封崇義公于河南鄭州境內與應入差
遣更給公田十頃其周室陵廟委之管句歲時祭享
至如知州資序卽與他處差遣更取以次近親襲爵

受官承替

丁度字公雅開封祥符人祖顓盡其家資聚書至八千卷爲大室以貯之曰吾聚書多雖不能讀必有好學者爲吾子孫矣父逢吉以醫事眞宗于藩邸官至將作監丞致仕度以禮汾陰歲舉服勤詞學第一人登科解褐大理評事通判通州事遷太子中允直集賢院今上卽位度上書請博延儒臣勸講道誼增置諫官切劘治體墾闢荒蕪安集流竄以爲州縣殿最章獻皇后善之遷太常博士賜緋俄出知湖州事徙京

西轉運使以祠部員外郎知制誥遷翰林學士久之兼侍讀學士又加承旨又兼端明殿學士國朝故事中書制民政樞密專兵謀及趙元昊逆命朝廷事多度建言古之號令皆出于一今二府分兵民之政若措置異同則下無適從非爲國體于是始詔軍旅重務二府通議度在兩禁十五年性寬厚若不修威儀流輩多易之上嘗從容問度用人資序與才器孰先度對曰天下無事則循守資序有事則簡拔才器上甚善之會諫官有言度乘閒求進者上以度言諭執

政且曰度侍從十五年而應對如是不自爲地真淳厚長者也尋以爲工部侍郎樞密使副使逾年參知政事頃之衛士爲變事連宦官楊懷敏樞密使夏竦言于上請使御史與宦官同於禁中鞫其獄不可滋蔓使反側者不自安度曰宿衛有變事關社稷此可忍孰不可忍因請付外臺窮治黨與自旦爭至食時上卒從竦議未幾度求解政事時初置紫宸殿學士以度爲之兼侍讀學士尋以紫宸稱呼非宜改爲觀文殿學士後數年薨贈吏部尙書諡文簡度早喪妻

晚年學修養之術嘗獨居靜室左右給使惟老卒二人而已

文彥博知永興軍起居舍人母湜鄂人也至和中湜上言陝西鐵錢不便于民乞一切廢之朝廷雖不從其鄉人多知之爭以鐵錢買物賣者不肯受長安爲之亂民多閉肆僚屬請禁之彥博曰如此是愈使惑擾也召絲絹行人出其家縑帛數百匹使賣之曰納其直盡以鐵錢勿以銅錢也于是眾曉然知鐵錢不廢市肆復安

景祐三年正月詔御史中丞杜衍沙汰三司吏吏疑衍
建言己亥三月吏五百餘人詣宰相第誼譁又詣衍
第詬詈亂挾瓦礫詔捕後行三人杖脊配沙門島因
罷沙汰

壬申以翰林學士戶部郎吳奎爲左司郎中權知開封
府翰林侍讀學士權知開封府王素充羣牧使初素
與歐陽修數稱富弼于上前弼入相素頗有力焉弼
旣在相位素知開封府冀弼引己以登兩府旣不如
志因詆毀弼又求外官遂出知定州府徙知益州復

還知開封府愈鬱鬱不得志厭倦煩劇府事多鹵莽
不治數出遊宴素性驕侈在益州定州皆以賄聞爲
人無志操士大夫多鄙之開封府先有散從官馬干
馬清善督察盜賊累功至班行府中賴之或謂素二
馬在外威福自恣大爲奸利素悉奏逐之遠方于是
京師盜賊累發求捕不獲臺官言素不才亦自乞外
補朝廷因而罷之

大理寺丞楊忱監蘄州酒稅仍令御史臺卽日狎出城
忱故翰林侍讀學士偕之子少與弟慥俱有俊聲忱

治春秋慥治易棄先儒舊說務爲高奇以欺駭流俗
其父甚奇之與人書曰天使忱慥力扶周孔忱爲文
尤怪僻人少有能讀其句者忱常言春秋無褒貶與
人談流蕩無涯岸要取不可勝而已性輕易喜傲忽
人好色嗜利不修操檢謫貶江淮閒以口舌動搖監
司及州縣得其權力以侵刻細民江淮閒甚苦之至
是除通判河南府事待闕京師弟慥掌永興安撫司
機宜卒于長安忱不往視日遊處于倡家會有告其
販紗漏稅者忱自言與權三司使蔡襄有宿隙乞下

御史臺推鞫朝廷許之獄成以贖論仍衝替忱尙畱
京師御史中丞王疇劾奏忱曰忱口談道義而身爲
賈販氣凌公卿

涑水記聞卷第十終

涑水記聞卷第十一

宋 司馬光

王罕于儂智高犯廣州罕爲轉運使出巡至梅州聞之而還仲簡使人閒道以蠟丸告急且召罕罕從者纔數十人問曰圍城何由得入城東有賊所不到者可以夜縋而入罕曰不可進至惠州廣民擁馬求救曰賊圍城十縣民皆反相殺掠死傷散野罕曰吾聞之先父曰凡有大事必先詢識者而後行之無人則詢老者也乃召耆老問之對曰某家客戶十餘人今復

學海類編 卷二十一
亡爲賊矣請各集兵衛其家罕曰賊者多以莊客何以禦之仍召每邨三大戶與之帖使人募壯丁二百又帖每縣尉募弓手三千人以自衛捕得暴掠者十餘人皆腰斬之又牒知州知縣今皆得擅斬人一夕鄉邨肅然罕爲募民驍勇者以自隨得二千人船百艘製旌旗鉦鼓長驅而下趣廣州蠻兵數千人來逆戰擊卻之蠻皆斂兵聚于城西乃開南門作樂而入罕不視家登城子死于賊人之手而不哭樹鹿角于南門之南以拒蠻自是南門不復閉矣凡糧用皆自

南門而入東關主簿黃固取拋邨知新州侍其淵在廣州罕以其忠勇與之共守蠻眾數萬皆所掠二廣之民也使之晝夜攻城爲火車順風已焚西門時六月城上不能立軍校請罕下城少休罕欲從之淵奮劍責軍校曰汝曹竭力拒敵則猶可以生若欲潰去縱不爲賊所滅朝廷亦當族汝前部亦欲何之罕乃止士氣亦百倍蠻車不能克而退提刑鮑軻率其孥欲過嶺北至雄州蕭勃畱之乃日遞一奏又召罕至雄州計事罕不來又奏之諫官李兌奏罕只在廣州

學海類編 卷第十一
端坐及奏罕退走圍解罕降一官信州監稅軻受賞
罕不自言黃固當解城時最輸力已而磨勘若有不
足者淵亦得罪淵功亦不錄 罕云王絃云

光化軍宣毅邵興逃叛慶歷四年二月庚子供奉陳曙
等遷官賞討光化賊之功也先是知光化軍水部員
外郎韓綱性苛急失眾士心去年九月羣盜張海等
入光化軍境剽劫閭里綱部分宣毅軍士三百餘人
被甲乘城凡十餘日城中民高貲者獻蒸葫酒肉以
享甲士綱以餅肉之半犒士及賜酒人一卮而斥賣

其餘欲以其錢市兵器爲守禦備軍士營遠者或不
時得飲食而綱所給餅常至日旰燥硬不可食時有
監押使在軍中所部軍士不以請給歷自隨民又請
獻錢以資監押之軍士綱曰本軍之士尙無錢給之
何有於監押悉辭不受軍士遂訛傳民獻以資乘城
之士而知軍卻之益加怨憤綱又使員僚王德作城
內布兵圖久之不成綱怒罵曰我不敢斬汝耶因召
劊子令每日執劍待命于庭下十月三日民有入粟
得官者駱子中通刺謁綱綱迎語子中不用拜軍士

誤聽以爲子中獻錢而綱辭不取時方給餅肉員僚
邵興叱軍士起曰汝輩勿食此因出屋外投蒸餅入
綱庭中綱怒命執投餅者得數人械繫于獄明日獄
司以節狀追捕其黨邵興懼因糾率其眾盜取庫中
兵器作亂欲殺綱綱自宅後逾城逃出得小舟沿漢
下數里再宿而後返與官吏皆逃興等遂焚掠居民
劫其指揮使李美及軍士三百餘人行趣蜀道李美
老不能行于道自經死興獨率其眾與商州巡檢戰
殺之員僚趙干及軍百餘人自賊所走還光化軍興

所過劫掠民居行旅及敗興元府兵於饒風嶺殺其
將興元府員僚趙明以眾降興興聞洋州有虎翼兵
畏之乃自州北循山而西州遣捉賊使臣李方將虎
翼兵追之二十九日擊破興等于涪水斬興及其黨
五十餘人生擒趙明餘黨皆潰州縣遂捕盡誅之陳
曙等皆以功遷綱坐棄城除名英州編管監押許士
從追三官舒州編管

嘉祐七年正月辛未學士院奏定到郊祀天地宜止以
一帝配佑溫成皇后廟請去扁榜自今不復命兩制

學海類編 卷之
祠止令本廟使臣行禮

慶歷四年八月乙卯上曰近觀諸路提轉所按舉官吏務爲苛刻不存遠大可降詔約束

保州雲翼兵士舊有特支口糧通判石待舉以爲安坐
充食白轉運司減之軍士怨怒作亂殺知州通判都
監以監押韋貴爲主閉城拒命詔眞定府副都部署
李昭亮沿邊都巡檢入內押班楊懷敏知定州皇城
使賀州刺史王果等討之丙辰樞密奏保州城下諸
將未有統一詔富弼乘驛詣城下授之節制以便宜

興從事九月李昭亮楊懷敏命侍禁郭逵以詔書入
城招諭亂兵亂兵開城出降有數百後出悉誅庚申
河北都轉運使按察使工部郎中知汝州皆坐減雲
翼食及不覺察亂兵也郭逵加閣門祗候逵兄遵以
勇力聞從劉平與夏虜戰死五龍水

契丹

周革曰景德中中國作誓書以授虜虜繼之以四言曰
孤雖不才敢遵誓約有渝此盟神明殛之慶歷中歲
增給二十萬更作誓書亦如之嘉祐初樞密院求誓

書不獲又求甯化軍疆境文字亦不獲于是韓稚圭
曰樞密院國家戎事之要今文書敢落如此不可乃
命大理寺丞周革編輯之數年而畢成千餘卷得杜
祁公衍手錄誓書一本于廢書其正本不復見
慶歷中契丹以兵壓境欲復周世宗所取關南之地騰
書中國其言周世宗曰人神共怒社稷不延其言太
宗曰恃有征之志已定并汾興無名之師直抵幽薊
富公之使北也朝廷以三書與之其一增物二十萬
其一增十萬其一以公主妻梁王從與虜約曰能爲

我令元昊稱臣納款我歲增二十萬物不能者歲增
十萬物虜曰元昊稱臣納款我頤指之勞耳汝當以
二十萬與我然當謂之獻或謂之納然後可至于公
主則不必爾也富公固爭獻納之名歸白朝廷

趙元昊娶于野利氏立以爲后生子寧令當爲嗣以野
利氏兄弟旺榮爲謨甯令號野利王剛浪凌爲甯令
號天都王分典左右廂兵馬貴寵用事知青澗城事
种世衡欲離開其君臣遣僧王嵩齎銀龜及書遺之
曰汝曷欲歸附何不速決旺榮見之笑曰种使君年

亦長矣乃爲此兒戲乎囚嵩于窖中凡歲餘元昊雖屢入寇常以勝歸然人畜死傷亦眾部落甚苦之又歲失賜遺及緣邊交市頗貧乏思歸朝廷而恥先發慶歷三年使旺榮出嵩而問之曰我不曉种使君之意欲與我通和耶卽贈之衣服遣教練使李文貴與之偕詣世衡時龍圖閣直學士龐籍爲鄜延經略招討使以元昊新寇涇原止之于邊不使前朝廷以厭兵欲赦元昊之罪密詔籍懷之籍上言虜驩勝方驕若中國自遣人說之彼亦偃蹇不可與言乃召文貴

詣延州問狀文貴言求請和籍謂之曰汝先王及今王曩事朝廷甚謹由汝輩羣下妄加之名號遂使得罪於朝廷致彼此之民血塗原野汝民習于戰鬪吾民習於太平故王師數不利然汝豈能保其常勝耶吾敗不害汝敗社稷可憂今若能悔過從善出于款誠名體俱正當相爲奏之庶幾朝廷或開允耳因贈遺遣歸文貴尋以旺榮曹偶四人書來用敵國修好之禮籍以其不遜未敢復書請於朝廷朝廷急于休息命藉復書納而勿拒稱旺榮等爲太尉且曰元昊

果肯稱臣雖仍其僭名可也籍上言僭名理不可容臣不敢奉詔太尉天子王公非陪臣所得稱今方抑止其僭而稱其臣爲上公恐虜滋驕不可得臣旺榮等書自稱甯令謨甯令此虜中之官中國不能知其義可以無嫌臣輒從而稱之旺榮等又請欲用小國事大之禮籍曰此非邊帥所敢知也汝主若遣使者奉表來當爲導致于朝廷耳三年正月元昊遣其伊州刺史賀從勛上書稱男南面邦國令元昊曩霄上書父大宋皇帝籍使謂之曰天子至尊荆王叔父也

猶上表稱臣今名體未正不敢以聞從勛曰子事父猶事君也使得至京師而天子不許請更歸議之籍上言請聽從勛詣闕更選使者往至其國以詔旨抑之彼必稱臣凡名稱禮數及求自得之物當力加裁損必不得已乃少許之若所求不違恐豺狼之心未易盈厭也朝廷乃遣著作佐郎邵良猶與從勛俱至其國更議之四年五月元昊自號夏國主始遣使稱臣八月朝廷聽元昊稱夏國主歲賜絹茶銀綵合二十五萬五千元昊乃獻誓表十月賜詔答之十二月

冊命元昊爲國主更名曩霄趙元昊晚年嬖一尼野
利氏寵浸衰剛浪凌嵬名山皆怨之寧令納剛浪凌
女爲婦剛浪凌兄弟謀因成婚邀元昊於帳中伏兵
殺之事泄剛浪凌元弟皆族誅寧令懼不自安慶歷
八年正月辛未寧令弒元昊國人討誅之立其少子
諒祚

邢佐臣云拓跋諒祚之母本野利之妻曩霄通焉有娠
矣野利謀殺曩霄不克曩霄殺之滅其族妻削髮爲
尼而生諒祚及寧令殺曩霄國人誅寧令而立諒祚
始牧養其母專制國事兄子藏禍尤爲國母私幸胡
人部納皆移忒橫大臣屢請誅之母不聽嘉祐元年
九月部納皆移作亂殺國母沒藏禍尤引兵入宮誅
之其父尤與廂軍馬副使遣使就殺之

种世衡卒龐籍爲樞密副使世衡子詰上諫官錢彥遠
書稱吾父離閒剛浪凌使元昊誅之由是元昊失其
羽翼稱臣請服今龐籍以吾父功爲兩府而吾父無
所褒賞彥遠爲上言之籍取前後邊奏辨于上前曰
元昊稱臣請服之時剛浪凌等方用事文書皆其兄

弟所行稱臣後數年自以作亂被誅非因世衡之離
閒也臣向與韓琦范仲淹俱得旨候西事平除兩府
琦與仲淹先爲之非攘世衡之功而得之也朝廷猶
以世衡有功之故除詔天興尉丞即日勒之官

夏國會長嵬名山部落在故綏州有眾萬餘人其弟夷
山先降爲熟戶青澗城使种諤使人因夷山以誘名
山賂以金孟名山小吏李文喜受其賂許以來降名
山知不也旣而諤大發兵奄至圍其帳名山驚援搶
欲鬪夷山呼之曰兄已約降何爲如是其姊識其聲

曰汝爲誰曰夷山也姊曰何以爲驗夷山示之手無
一指是也姊曰名山我何嘗約降夷山曰兄已受种
世衡金孟名山曰金孟何在文喜方以示之名山投
搶而哭諤遂以兵驅其部落牛羊南還眾多遁亡比
至入塞纔四千餘人朝廷卽除名山諸司使

郭帥云

种諤之謀取綏州兩府皆不知之及奏得綏州文潞公
爲樞密使以爲趙諒祚稱臣奉貢今忽襲取其地無
名請歸之時韓魏公爲首相方求出上乃以韓公判
永興軍兼陝西四路經略使度其可受可卻以聞韓

公至陝西言可受文公以朝旨詰之曰若受之則當饋糧戍之以兵有急當救之此三者皆有備乎韓公對不及饋戍及救彼自有以當諒祚因遺書令勿給糧追還戍兵若諒祚攻鬼名山勿救也時宣徽使郭達爲鄜延經略使以爲不可韓公使司封郎中劉航往督責之達固執不從曰如此則降戶無以自存皆潰去矣乃奏請築綏州城置兵戍之命之曰綏德城擇降人壯健刺手給糧以爲戰兵得二千餘人

郭帥

云

文公以取綏州爲無名請以易安遠塞門于夏國遣祠部郎中韓縝與夏國之臣薛老峰議于境老峰曰苟得綏州請獻安遠塞門寨基縝曰其土田如何老峰曰安有遺人衣而畱領袖者乎縝信之入奏樞密院劄子下鄜延令追綏德戍人遷其芻糧不盡者焚之經略使郭達以爲夏虜心欺給俟得安遠塞門然後棄綏德未晚匿其劄不行旣而遣使交地虜曰所獻者寨基其四旁土田皆不可得使者以聞上怒甚以讓文公文公亟奏前劄鄜延更不施行時趙鼎掌機

宜于經略司求前劄不獲甚憂恐遠乃出示之夷驚
曰此他人所不敢爲也

郭帥云

先是趙元昊每遣使來奉表入貢不過稱教練使衣服
禮容皆如牙吏寶元元年十一月丙寅鄜延路奏元
昊遣使戴金冠衣緋佩蹀躞奉表納旌節告勅其表
略曰臣祖宗本出帝胄當東晉之末運創後魏之初
基曩者臣祖繼遷心知兵要手握乾符大舉義旗悉
降諸部臨河五郡不旋踵而歸沿境七州悉竝肩而
克又曰臣父德明嗣奉世基勉從朝命眞王之號夙

感於班宣尺土之封顯蒙於剖裂又曰稱王則不喜
朝帝乃是從輻輳屢朝山呼齊伏願以一垓之土地
建爲萬乘之邦家于是再讓靡遑羣情又迫事不得
已順而行之遂于十月十一日郊壇備禮爲世祖諡
始文本武興法建禮仁孝皇帝國稱大夏年號天授
禮法延祚伏望皇帝陛下睿哲成人寬慈及物許以
西郊之地冊爲南面之君敢竭愚庸常敦歡好魚來
鴈往任傳鄰國之音地久天長永鎮西邊之患至誠
瀝懇仰俟帝俞

靜江軍畱後劉平爲鄜延邠甯環慶路副部署屯慶州
康定元年正月鄜延路都部署范雍聞夏虜將自保
安軍土門路入寇移牒使平將兵趣土門救應十五
日平將所部三千人發慶州十八日至保安軍遇鄜
延路副都部署石元孫十九日與元孫合軍趣土門
有番官言賊兵數萬已入寨直指金明會得范雍牒
令平元孫還兵救延州平元孫引兵還明日復至保
安軍因晝夜兼行二十二日至萬安鎮平元孫將騎
兵先發令兵飯訖繼進夜至三川口西十里許止令

騎兵先趣延州奪門是時東染院副使鄜延路駐泊
都監黃德和將兵二千餘人屯深安軍北碎金路巡
檢万俟政郭遵各將所部分屯他所范雍皆以牒召
之使救延州平又使人促之明日平旦平所部步兵
尙未至平與元孫還逆之至二十里馬舖乃遇兵及
德和郭遵各所部兵皆會凡五將騎合近萬人召引
兵東行且五里平下令諸軍唱殺齊進又行五里至
三川口遇賊是時平地上有雪五寸許賊于水東爲
偃月陣官軍亦于水西作偃月陣相向賊稍遣兵涉

水爲橫陣郭忠及遵佐王信先往薄之不能入旣而
官軍竝進擊卻之奪其榜牌殺獲溺水者八九百人
平左耳後及右脛皆中箭會日暮軍士爭挈人頭及
斫馬詣平論功平曰戰方急且自記之悉當賞汝也
吾未究賊引生兵大至直前盪官軍官軍卻二三十
步是時黃德和在陣後先率麾下二三百人走上西
南山眾軍顧之皆潰平子侍禁宜孫追及德和執其
馬控拜之數十曰太保且當勒兵還與大人并力卻
賊今先去欲何之德和不從宜孫父請遣兵一二人

還訪其父德和不與宜孫與德和俱走平使軍校以
劍遮士卒近在左右者得千餘人力戰拒賊賊還水
東平率餘眾保西南山下立寨自固距賊一里所賊
夜使人至寨傍問曰寨內有主將否平戒軍士勿應
賊又使詐爲漢卒傳送文牒軍士知其詐斫殺之至
四更賊使人繞寨詬曰幾許殘卒不降何待平使指
揮使李康應之曰狗賊汝不降我何降也且曰救兵
大至汝狗賊庸足破乎及明平命軍士整促甲馬再
與賊戰賊又使人臨陣叫曰汝肯降乎我當捨爾不

則盡殺之平又使李康應曰我來巡邊何者爲降汝欲和者當爲汝奏朝廷耳賊乃舉鞭麾騎自西山不可勝計合擊官軍死者甚眾至巳時平與元孫巡陣東偏賊騎直前衝陣中央陣分爲二平與元孫皆爲賊所虜平僕夫王信以頡敦負畱後印及宣勅從平在陣與平相失賊盡奪其衣并頡敦等信逃竄得免是時黃德和自山中南走出甘泉縣北稍稍收散卒得五六百人緣道縱兵士剽竊民家被寇者貨財及飲酒殺其牛畜食之二十五日至鄜州二十六日虞

候張政自戰所脫歸德和問曰汝見劉太尉石太尉乎後來如何政當時實與劉石相失不能知其處道中聞散言劉太尉以亡失多不敢歸已降賊矣因言于德和曰劉太尉二十四日再與賊戰士卒死傷至盡太尉令軍士曰汝曹勿復發箭今日敗矣吾不能庇汝曹當解甲降之耳賊遂執其馬鞚而去德和曰果然吾與汝曹當詭言二十四日不肯降賊力戰得出作奏上之不惟解罪亦可收功汝曹皆有賞矣政出因播其言于市里云平降賊散卒繼至者皆言平

降賊以順德和意有蕃落將呂密實見平與元孫爲賊所虜并得官軍旗幟收卷以去德和閒問之亦順指意言平與元孫降賊賊以紅旗前導而去德和喜命所親吏辛睿作呂密等狀仍增損其語使與己意相傳會睿意謂狀中有名者皆應得賞乃更私益兵士曲榮等數人名于其中德和卽以密等狀爲狀云二十三日賊生兵衝破大陣臣與劉平等阻西山爲寨二十四日再與賊戰平以其卒降賊臣等義不受屈與數百人力戰得出會平僕夫王信自延州來德

和與知鄜州張館使雜問之信私念其主爲大將而爲賊所擒可醜因給言賊使李金明來約和親平令李康往答之旣而康還言元昊欲與太尉面相約結平乘馬卽入賊軍中從者不得入皆見剝剝信獨脫歸德和起詣東廂召信詰曰軍士來者皆言平降而汝獨言平往約和何也信曰此非信之所知也數日德和召信詣其館謂曰汝太尉降賊人人皆知之我已取軍士等狀奏之矣汝今言乃異同朝廷將有制獄汝何能受其榜楚乎我丐汝銀釵一枚汝鬻之速

去勿畱矣信拜受之是時鄜州使人監守信信欲亡
不得身無衣寒甚乃爲書遺平子曰信從太尉與賊
戰不利太尉入賊中約和親今人乃言太尉叛降賊
朝廷將有制獄信當以死明太尉忠赤保太尉一家
今信衣裝爲賊所掠飢寒不可忍願衣裳及錢糧速
寄以來有庖人將如慶州信與書寄之鄜延走馬承
受薛文仲遇之得其書以聞三月一日德和將其眾
歸延州及州城南范雍使人代領其眾遣德和歸鄜
州聽朝廷旨尋徙之同州德和始懼奏言臣盡忠于

國范雍誣言臣棄軍走又以書抵鈐轄盧守勤及薛
文仲云有中貴人至者當力爲營護之死生不敢忘
守勤等悉上其書十一日朝廷遣殿中侍御史文彥
博入內供奉官梁知誠卽河中府置獄按之先是有
詔平僕夫王信乘傳詣闕旣而復械送河中府彥博
按治德和及信等不能隱皆服其實時河東都轉運
使王沈又奏言訪知延州有金明敗卒二人自虜中
逃還云劉平石元孫李士彬皆爲賊繫縛而去平在
道不食數罵賊云狗賊我頭長三尺餘何不速殺我

縛我與賊去也彥博牒延州求二卒皆不知處四月十五日具獄以聞中書樞密院共召大理約法準律主將以下先退者斬之又部曲告主者絞二十二日兩府進呈奉聖旨黃德和于河中府腰斬梟其首於延州城下王信杖殺

涑水記聞卷第十一終

